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会主义神髓

〔日〕幸德秋水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会主义神髓

〔日〕幸德秋水 著

马 采 译

商務印書館

1985 年 • 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社会主义神髓

〔日〕幸德秋水 著　马 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91

1963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5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54 千
印数 8,200 册　印张$2^{1}/_{2}$ 插页4

定价：0.69 元

幸德秋水 著

社会主義神髓

据东京岩波书店“岩波文库”1953年版译出

GDF 12/2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 年 5 月

譯者前言

幸德秋水(1871—191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反帝反战斗爭的先驅者和組织者之一。他从資产阶級革命民主主义出发，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在前世紀末期，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他在当时条件下对馬克思主义的一定程度的理解；到了1905年前后，轉变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最后在1911年年头，作为日本反帝反战的第一个牺牲者，作为反抗日本天皇制的坚强不屈的一名战士，踏上絞刑架，結束了他不到四十年的短促的一生。

幸德秋水于1871年生于日本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一个药材商人家里，本名传次郎，秋水这个称号，是后来他的老师中江兆民給他起的。(按秋水二字，出自«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故他后来有«时至录»之作，收入盐田庄兵卫編«幸德秋水的日記与书簡»。)秋水生下来不久，父亲去世，家道貧苦。八岁，入木戶明的修明会舍，受汉学的教育。秋水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現了他对政治的敏感，1886年当他十五岁的时候，就和林有造、板垣退助等当时自由党著名人士交游，参加自由民权运动。1887年十六岁，因为触犯了伊藤內閣的所謂“保安条例”，和当时五百七十多名政治活动家一起，被逐出东京，所作汉詩«为逐客归»有“撫剑辞凤闕，抛书归故乡”之句。1888年在大阪由友人介紹拜当时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江兆民为师，从此受到了兆民思想的决定性的影响。

1893年，秋水参加中江兆民主办的“自由新聞社”，开始他的新聞記者生活。1895年5月，他回到东京，参加“中央新聞社”。在这些时候，他还沒有跳出資产阶級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圈子，但从

1898 年 2 月参加《万朝报》工作起，便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最后坚定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心。(«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万朝报»1901年 4 月 9 日。)

这个时期正是日本資本主义在中日战爭(1894年)后迅速地向着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时期。1900年，日本扮演了"远东宪兵"的角色，率先出兵中国，鎭压义和团运动。后来又为了窺伺我国东北，造成了与帝俄直接冲突的危机。1902年的日英同盟，进一步加速了日俄战爭的爆发。明治初年，在政府保护下的日本大地主、大資产阶級，更加加紧了他們同軍閥、官僚等封建势力的勾結。同时，日本的无产阶級也逐漸成长，提高了政治觉悟，一部分开始朝着与社会主义結合的方向前进；并以"社会主义研究会"（1898年)和"社会主义协会"（1900年)为中心，对社会主义理論进行了有系統的研究。有关社会主义的譯著，无論在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到了1901年，由六名社会主义先进分子組成的"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但在宣布成立的当天就被当时政府勒令解散了。

幸德秋水在这个时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协会"和"社会民主党"的建党活动。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有揭露帝国主义罪恶的«二十世紀的怪物——帝国主义»(1901年)、追忆他的老师中江兆民的«兆民先生»(1902年)、評論集«长广舌»(1902年)和社会主义理論著作«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等。这些著作反映了日本社会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秋水本人从資产阶級革命民主主义者过渡到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上的不成熟和一定的偏向。

在这以前，秋水在«万朝报»上发表的重要論文还有：«社会人权的认识»、«社会腐敗的原因及其救治»、«是破坏主义嗎？是乱民嗎？»、«胃腑的問題»和«劳动問題与社会主义»等等。

1903年7月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是秋水关于社会主义的較有系統的著作。这部书虽然在其对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夹杂着許多严重的缺点，但貫穿全书的基本論点，是企图說明《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表述的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在事实上确实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日本一般評論家都认为这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标志着本世紀开头日本社会主义理論所能到达的最高水平，和同年出版的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并称为日本明治时代社会主义的代表文献。

本书由七章組成。第一章《緒言》說明产业革命的結果，带来了华美、光輝灿烂的近代文明，而同时另一方面，又出現了黑暗和多数人不得不陷于貧困的社会矛盾，提出"誰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問題来。接着在第二章找出"貧困的原因"，是由于"分配不公"，"一切生产資料、即資本和土地全归資本家和地主所垄断"，克服貧困的办法是只有"把一切生产資料从地主和資本家手中剝夺过来，移交給社会人民公有"。第三章討論"产业制度的发展"，說明了地主、資本家所統治的社会秩序不是永远不变的，概括地叙述了人类社会有規律地从原始共产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資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指出了資本家和工人的阶級对立和斗爭，由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和产业预备軍的出現等各种特征；簡略地說明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創造价值的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指出了資本集中采取股份公司、同业者大同盟、托拉斯等形式继续发展，到了垄断資本主义阶段，社会的生产和資本家的私人占有的矛盾达到了頂点，酿成了社会的"一大轉变"，并宣告"新时代就要到来"。

第四章以下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一些解說。第四章《社会主义的主张》全面引用非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社会学教授伊利的学

說，拿来作为描繪他当时所能理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蓝图，提出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則：第一，“生产資料，即土地、資本的公有”；第二，“生产的公营”；第三，“社会收入的分配”；第四，“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个人私有”。第五章《社会主义的貢献》除說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外，还反駁和解释了一些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誤解。然而他的解释也夹杂着某些不确切或不妥当的論断，例如他强調“社会主义要废止衣食的竞爭，实行智德的竞爭”，“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等等。

在第六章《社会党的运动》中，秋水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他一方面正确地认为“古往今来什么时期沒有革命？世界上哪个国家沒有革命？社会的历史就是革命的記录，人类的进步就是革命的結果”，另一方面却又认为“革命是天然，不是人为”，只要实行普选，依靠議会，爭得議会的多数，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和平地埋葬資本主义制度，宣告馬克思所說的‘新时代的誕生’，犹如水到渠成”。这里既反映了他的机械唯物論的观点，也暴露了他的关于从資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过渡思想。正因为他缺乏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和无产阶級革命的观点，所以当革命受到残酷鎮压、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他就完全陷入小資产阶級知识分子的义憤塡膺，悲观失望之中，并一变而为无政府主义者。此外，秋水还认为“社会的状态总是代謝不已，犹如生物的組织进化不已一般”，把革命看作自然和必然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結果就不可避免地陷于簡单地把生物进化的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社会进化論——社会达尔文主义。

秋水的这个偏向，还可在第三章說明社会发展过程时看得出来。在那里，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中所概括的著名的唯物史观公式——“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該时代政治历史和該时代智慧发展史所由以确立的基础；只有根据这一基础出发，才可以說明这个历史时代”——上半段之后，接着便叙述各社会的发展过程，而把最重要的原文下半段削去了，这就是：“因此（从公共占有土地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时起）全部历史都是阶級斗爭的历史，即剝削阶級与被剝削阶級，統治阶級与被統治阶級間斗爭的历史；在这个阶級斗爭史現今发展到了的阶段上，被剝削被压迫的阶級（无产阶級）为要摆脫剝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級（資产阶級）的桎梏，已非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脫任何剝削、任何压迫、以及任何阶級划分和阶級斗爭不可了。”① 这样就只能把各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为“世界的历史只是生产方式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革命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能把它当作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則、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把握，虽然承认了作为社会矛盾的表現的阶級对立和阶級斗爭，但不能把它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使得他在談到古代罗馬灭亡的时候，看不到奴隶的起义；談到資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时候，虽然承认了产业革命的意义，却不能理解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意义；談到資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时候，也看不到无产阶級作为革命阶級的历史使命。

最后，在第七章《結論》，呼吁“世界上热爱人类和平、重視幸福、要求进步的志士仁人起来，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实践”，这恰好和《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話“让那些統治阶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顫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4頁。

来！”① 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于工人阶級的，秋水却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志士”、“仁人”身上。

《社会主义神髓》出版后第二年，即1904年11月，为了紀念《平民新聞》創刊一周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彥合譯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日本最初的譯本，这个譯本虽然在出版的同时遭到了“即日禁止发卖”，但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日文版的出版，对于后来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幸德秋水的重大貢献，还在于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爭。他和堺利彥共同展开的反对日俄战爭的“非战論”，是日本第一次有組织的反战斗爭，同时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結合这一点上，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应該指出，秋水的反战斗爭还跳不出只是向小市民、小資产阶級知识分子进行宣传鼓动的范围，未能动員广大劳动群众，展开波瀾壮闊的群众性运动。同时，他的反战論也只是片面否定爱国主义，强調国际主义，不能彻底地解决民族問題，把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結合起来。

总之，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理論活动和实践活动，在今天看来，显然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錯誤，但在当时日本无产阶級尙未成熟，工人运动刚才开始，資本主义还有发展余地，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日本为时尙浅，日本的社会科学基础还薄弱等条件下，从十九世紀末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幸德秋水，通过参加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研究的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和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而迅速成长，到了1903年前后，儼然成为日本社会主义理論和运动的指导者；通过《社会主义神髓》的著述和《共产党宣言》的翻譯，对于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頁。

他在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功績是不可磨灭的。

幸德秋水和他的著作，对于我国讀者說来并不陌生。他一向同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当时留学日本的革命青年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主要著作«长广舌»、«基督抹杀論»、«社会主义神髓»都曾先后譯成中文出版，对于中国早期革命有一定的影响。«社会主义神髓»有两种譯本，一是1907年創生譯，由东京奎文館书局出版；一是1906年蜀魂遙(譬生)譯，由中国留学生会館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可惜这些譯本都早已絕版。这次我們根据“岩波文庫”版本，把«社会主义神髓»重譯出版(另加附录五篇，并平野义太郎的题解)，这对于我們了解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走过怎样曲折艰难的道路，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馬　采

1962.12.5.于

广州康乐中山大学

目　次

自序 …………………………………………………………………………3
第一章　緒論 ……………………………………………………………5
第二章　貧困的原因……………………………………………………9
第三章　产业制度的进化 ……………………………………………13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主张 ……………………………………………21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貢献 ……………………………………………30
第六章　社会党的运动…………………………………………………37
第七章　結論 ……………………………………………………………42
附录 ………………………………………………………………………44
社会主义与国家 …………………………………………………………44
社会主义与公民立法 ……………………………………………………47
社会主义与国体 …………………………………………………………51
社会主义与商业广告 ……………………………………………………54
社会主义与妇女 …………………………………………………………59
題解（平野义太郎）……………………………………………………62

自　序

"社会主义是什么?"这恐怕是我国人迫切希望知道的事，而且又是必須知道的一件事。我作为我国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觉得有責任使大家知道它，所以写了这本书。

近来出版的許多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和譯本，大都出于非社会主义者之手，往往陷于独断，失其正鵠，否則就是只討論其一部分，或者只介紹其一方面。另外，篇幅浩瀚的就过于煩冗，簡短的又有难得其要領的缺点。因此，我在本书中，竭力剔除枝叶，不拘細节，以期使人一見就能領会它的大纲，理解它的要旨。如果社会上还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的人士能够由此得知梗概，我将感到万分高兴。

著述之难，并不在于連篇累牍，而在于次序得体；也不在于罗列材料，而在于繁簡适中。本书虽然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易稿十数次，历时达半年之久，仍然不能令人滿意，真是慚愧之至。但因自己才学有限，无可奈何，又見社会上想知道社会主义的人需要愈益迫切，只好勉强付印。所以，对于本书的論述，如承提出不同意見或疑問，我願作进一步的解答和說明。

最后，特向年轻的初学者介紹，写这本书时参考的文件如下：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① 以下各书在原书中都是用英文写的。——譯者

柯卡普：«社会主义研究»

伊利：«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

布利斯：«社会主义手册»

摩里斯、巴克斯：«社会主义的产生和結果»

布利斯：«社会主义百科全书»

著　者

明治36年(1903年)6月

第一章 緒論

不要认为克伦威尔，不要认为华盛頓，也不要认为罗伯斯庇尔是最伟大的革命家。如果有人問我誰是古今最伟大的革命家，我将不能不推举詹姆斯·瓦特这个人。当他一旦开动其卓越的脑筋，掌握造化的奥秘，把它展示在人們的眼前，世界各国的物质生活状态，不就为之驟然一变嗎？产业革命的貢献实在是伟大呀！

今日的紡紗、织布、铸铁、印刷及其他各种技术上用的机器、铁路、輪船及其他各种交通工具，从远处眺望，有如妖怪，走到近前观看，又如同山嶽。而这些机器所以能经常被自由地驅使，順利无阻地运轉，却仅仅由于蓬勃的蒸气一吹之力，可見其技术是多么巧妙，能力是多么巨大呀！假如使十八世紀中叶的人类复活并看到今日的情况，他們必然要为之惊倒駭絕。何况继此又发明了奇异的电，其应用之妙，日新月异，人智的进步，眞是无可限量，使我感到，"人为万物之灵"这句話由此才得到了证实。

但由这些机器的发明和改进所造成的产业革命的宝貴貢献，并不仅仅在于技术的巧妙，应該說，还在于它促使生产大大发展和交換便利了。

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比率，虽然由于产业的种类不同而有差别，因而不容易作出詳密精确的統計，但由于用机器代替人力的結果，一般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則是毫无疑問的。据伊利教授的統計，有些产业部門由此提高十倍，有些提高二十倍，如花布的产量至少已提高百倍，书籍出版則已提高千倍。早在前世紀之初，罗伯特·欧文就曾宣称，五十年前需要六十万人劳动才能获得的財

富，現在只要二千五百人就能够生产出来。而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无疑又有好几倍的提高。某学者也說过，利用現代的机器，能够生产相当于古代要用六十个奴隶才能生产出来的供应一家五口人需用的財富。因此，任何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最近百余年間，世界的生产力至少平均提高了十余倍。

运送这大量財富到世界各地并进行交换，也是极其轻易而迅速的。蜘蛛网般的铁路与航线，把世界縮小了几千里；像人的神经系統般的电线，把世界各国联成一体。在澳洲屠宰的羊肉，能够直接地送到英国人的餐桌上；美国种植的棉花，供应全亚洲人穿用。人类的緩急相依和有无相通，有史以来，从未达到今日这样高的水平。

啊，这就是所謂近代文明的特征：华美、光輝灿烂。我們能够生在这个文明世界，瞻仰这种空前的伟观和壮观，似乎可以私心庆幸并感到自豪了。

然而，我們生在这个文明世界，当眞足以庆幸嗎？当眞足以自豪嗎？不，这是一个疑問，是一个大疑問。

請想一想，依靠現代机器的帮助，我們的生产力旣然提高了十倍、百倍，有时甚至千倍，那么，世界多数劳动者就应該比較产业革命以前大大地减少劳动时間和劳动量了。而事实恰恰相反，他們依然必須每天从事十一二小时以至十四五小时的苛重的劳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好不奇怪！

請再想一想，今日增加了千百倍的大量的物质財富，旣然依靠交通运輸机关的帮助，可以轻易而迅速地从世界这一角落运到那一角落进行貿易和分配，那么，世界多数的人类就应該衣食大有余裕，可以高声歌頌太平盛世了。而事实恰恰相反，他們連糟糠都不得一飽，父母冻餒、兄弟妻子离散者日益增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好不奇怪！

人力的需要减少了，而劳动的需要却并未减少。財富的生产增加了，而人类的衣食却并未增加，既不胜劳动的苛重，更苦于衣食的匱乏。所以，学校虽然增加了，而人无受教育的自由；交通虽然便利了，而人无旅行的自由；医术虽然进步了，而人无疗养的自由；虽然有了民主制，而人无参政的自由；文艺虽然发达了，而人无娛乐的自由。所謂近代文明的特征——华美、光輝灿烂等等，对于多数人类的幸福、和平、进步，到底有多少价值呢？

不要說人不是单靠面包活着吧。如果沒有衣食，还能有什么自由呢？还能有什么进步呢？还能有什么道德呢？还能有什么科学和艺术呢？管仲說过：仓廩实而知礼节。人生第一件大事归根結柢还是衣食問題。然而近代文明国家多数人类，不正是为了衣食匱乏而遑遑不可終日嗎？

不要說劳动創造衣食吧。請看劳动人民的儿女，他們生下来从八九岁起一直到衰老病死为止，一生辛辛苦苦如牛馬般被驅使，勤勤恳恳如蜂蚁般忙个不休，誰也不如他們节俭和勤勉。可是，他們之中因为滞納租税而遭受拍卖处分者，每年数以万計；而衣食常有余裕的，却不是经常劳动的人，竟是些游手好閑的懶汉！

然而，苛重劳动的痛苦还可忍受，至若連可就之业都找不到的情况，可以說，人生的慘事就莫过于此了。他們有强壮的身体，有明敏的头脑，有熟练的技术，而且力能生产衣食而有余，只是为了找不到职业，以致終身苦于穷困，輾轉沟壑，世界上真不知有多少万这样的人！

那么，就吃高利貸吧，吃股票吧，吃地租吧，吃税收吧。处于今日的所謂文明社会而不可能这样做的人，唯有长时間的劳动、痛苦、貧困、失业、以至餓死而已。如其不願餓死，那么，男子只好做

强盗，女子只好做娼妓，只好淪落，只好犯罪。

不錯，現代的文明一方面閃耀着灿烂的华美和光輝，另一方面又隐藏着黑暗的貧困和罪恶。翺翔在灿烂天空的，千万人中不过一人，而輾轉于阴暗沟壑的，却是世界人类的大多数。这难道是我們人类值得自豪的嗎？

唉，世界人类的痛苦和飢寒，日深月甚。多数人只是为了爭取生活的自由和衣食的平等，不得不牺牲一切和平、幸福和进步。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嗎？不能不是这样的嗎？这是由于耶穌所謂祖先之罪嗎？这就是浮屠所謂娑婆之常嗎？怪哉，这怎能叫做眞理，怎能叫做正义，怎能叫做人道呢？

唉，伟大的产业革命的成果果眞不能符合于人道、正义与眞理嗎？所謂近代文明果眞不能实現人道、正义与眞理嗎？这就是站在二十世紀十字路口的斯芬克斯的謎語。能解答的就得生，不能解答的就死，世界人类的命运完全系在这个謎語上面。

誰能解答这个謎語呢？是宗教嗎？不是。是教育嗎？不是。是法律嗎？不是。是軍备嗎？不是。不是，不是。

宗教能令人想像未来的天堂，但不能为我們解除目前的痛苦。教育能給予我們大量的知识，但不能为我們生产一日的衣食。法律能懲罰人，而不能給人以快乐。軍备能屠杀人，而不能救人生命。唉，唉，到底誰能解答这个謎語呢？

以貨財害子孙，不必操戈入室。
以学术杀后世，有如按剑伏兵。①

---

① 原文如此，并非譯語，下同。——譯者

第二章　貧困的原因

投医药者，当先診断病源之所在。借問，方今生产的資財并不缺乏，市場的貨物并不稀少，而我們多数人为什么会这样威到衣食不足呢？

此无他，只是因为資財的分配不公平。只是因为資財沒有普遍分配到全世界，而仅仅聚集在一部分人手中。只是因为資財沒有平均分配給一切人，而为少数阶級所壟断。

例如英美两国，其产业的进步和兴盛，史无前例，为世界各国所贊美和羡慕，至于它們財富分配的情况，却不能不令人为之酸鼻。

据托馬斯·薛尔曼的統計，美国財富約百分之七十为其人口百分之一点四的少数人所占有，其他百分之十二为百分之九点二的人口所占有，其余的人口即百分之八十九点四的多数居民，仅占有財富的百分之十八。据斯帕尔博士对英国財富分配的統計，在英国，二百万人口仅占有八亿財富，另方面，占少数的十二万五千人却占有七十九亿巨額財富，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則全无資产。两国的貧民依靠救济金生活的，竟达数百万人之多。

这难道不是惊人的悬殊嗎？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限于英美两国。德国如此，法国如此，意大利如此，奥地利也是如此。它們虽在程度上和比率上各有大小、高低的不同，但財富向一部分人手里集中，却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至于我們日本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

遺憾的是，在日本，任何事物都沒有可靠的精确統計，但近来財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貧富越来越悬殊，則是无

可争辯的事实。看，土地不是越来越被兼并了嗎？資本不是越来越集中了嗎？資本吸收資本，利息产生利息，尽管国民財富沒有增加多少，而少数大資本家、大地主阶級的資产则一天天在增大。这种情况，难道不正像滾雪球一般，每滾一次其体积就增大一些嗎？

請想一想，如能把近代物质文明利用其精密的机器和巧妙的技术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財富，公平地分配給人民大众，供应他們日常消費，还用像今天这样愁吃愁穿嗎？可是，分配是如此不公平，財富是如此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为少数阶級所垄断。无怪乎世界上多数人要经常輾轉于飢寒交迫的境地了。

于是，便不能不提出另一个問題来。什么問題呢？

社会的財富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涌出来的，就是一粒米、一片金属，也都是人类劳动的成果。既是劳动的成果，照理說，不是应当归劳动者、即生产者所有嗎？可是，占人类多数的劳动者呀，为什么你們不能自由地占有或消費你們自己創造出来的財富呢？古詩云："遍身罗綺者，不是养蚕人"。为什么养蚕人反而不能穿上罗綺呢？

此无他，就是因为他們沒有任何生产資料（原文为"生产机关"——譯者），換言之，即沒有資本，沒有土地。沒有資本就不能劳动。沒有土地就不能生产。不劳动生产就不免于餓死。他們越是急于避免餓死，也就不得不急于寻找生产資料；越是急于寻找生产資料，也就不得不牺牲一切利益和幸福。他們就不得不拜倒在資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面前，乞求准許他們使用資本和土地。而作为这样准許使用的代价，他們不得不把他們生产品的大部分送进資本家、地主的仓庫。他們終岁或終身劳苦，所得的果实却少得可怜，仅仅可以維持他們不幸的生命。的确，現今的貧雇农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下；現今的工人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下；沒有土地和資

本、专靠工資生活的人，全都是处在这种情况下。

請想一想，如能把世界上的土地和資本分配給多数人类，让他們自由地用来进行生产；如能使他們不必被榨取高額的利息，不必被剝削超額的地租，不必以低廉的工資受人雇用，让他們的劳动果实直接归他們所有并自由消費，那么，何致于像今天这样严重地分配不公和貧富悬殊呢？可是，他們有的只是劳动力，而土地和資本則全归少数阶級所掌握，如不繳納生产品的大部分，就不被允許使用。无怪乎世界上多数人要经常輾轉于飢寒交迫的境地了。

于是，就不能不提出另一个問題来。什么問題呢？

土地、資本，一切生产資料，是全体人类維持生活的必要条件，把它垄断起来，就是支配全体人类的生活而制其死命。地主、資本家究竟有什么功德、权利和必要把它垄断、独占和扩张，并以此破坏多数人的和平、进步和幸福呢？

无他，只是由于侥幸、狡猾、貪婪而已。地主、資本家他們有时也并不是完全不从事劳动，不帮助生产，完全不勤劳、不节俭。但是，他們作为勤劳的劳动者，作为节俭的生产者的所得，却有限得很，而作为地主、資本家拥有的財富，絕不是依靠勤劳和节俭所能得到的。他們的財富有些是祖先的遺产，有些是投机的所得，有些是利息的积累。的确，現在的富有人家，三者必居其一。他們的財富一变而为資本，购买股票，兼并土地，不費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只是飽暖安逸，就可以掠夺多数人类的劳动果实。掠夺来的財富，轉过来又变为資本，成为掠夺更多財富的武器。这样輾轉无穷的結果，就使得少数富者益富，而多数貧者益貧。故蒲魯东强調指出："財产是掠夺来的果实，資本家是强盜。"不錯，从道义的观点看来，他們是不自知其为盜賊的盜賊。他們有什么功德、权利和必要呢？而我們难道不是在养活这些道义上的盜賊，一任其恣意掠夺嗎？无

怪乎多数人要经常輾轉于飢寒交迫的境地了。

說到这里，我相信已大致弄清現今社会的病源所在了。是什么呢？这就是多数人类的飢寒，是由于財富的分配不公。財富的分配不公，是由于生产物不归生产者所有。生产物不归生产者所有，是由于被少数地主、資本家阶級所掠夺。其所以被地主、資本家所掠夺，是由于土地、資本和一切生产資料根本掌握在地主、資本家的手里。

明白了病源所在，就不难找到治疗的办法了。我敢断言，解决現在社会問題的办法，只有把一切生产資料从地主、資本家手中剝夺过来，移交給社会人民公有。

不錯，“把一切生产資料从地主、資本家手中剝夺过来，移交給社会人民公有”，换言之，即消灭地主、資本家这个不劳而获的阶級，这就是“近代社会主义”又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

說到这里，不熟知社会主义是什么的人士，就会哑然失笑地說道：“这是何等的梦囈呀！何等的妄想呀！請想一想，社会的生产不是完全受着地主、資本家的支配嗎？它的分配不是完全受着地主、資本家的指揮嗎？农、工、商业的经济都賴他們維持，多数人类完全靠他們养活。怎能消灭他們呢？即使能够消灭他們，而如果沒有他們，社会就必然会变成黑暗。胡乱主张要消灭他們的社会主义，竟是何等的妄想和梦囈啊！”

唉，是梦囈嗎？是妄想嗎？社会应該永远承认地主和資本家的存在嗎？必須承认他們的存在嗎？我們要請說这些話的人，首先就人类社会是怎样組织的和怎样发展的問題，进行一番探討。

爭之难平也，天折地絕，亦无自屈之期。

报之不已也，鬼哭神愁，奚有相安之日？

第三章　产业制度的进化

近代社会主义的祖师卡尔·馬克思，給我們指明了人类社会怎样組织起来的眞象。他說："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与交換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結构，是該时代的政治历史和該时代智慧发展史所由以确立的基础；只有根据这一基础出发，才可以說明这个历史时代。"①

不錯，人一生下来，首先就不能不吃飯，不能不穿衣，不能不防避雨露风雪。至于美术、宗教、学术，則只有在这些最起碼的要求得到滿足以后，才能发展起来。所以当人們的生产和交換的方式一旦有了改变，其社会組织和历史发展也就必然随之而改变。

請看原始人类，纵鼻横目，究竟与我們有多少差別呢？但他們血族相聚，部落相連，組成共产社会，他們的衣食只为其社会全体成員而生产，只供应社会全体成員的需用。他們不知有个人，不知有阶級，更不用說地主、資本家了。据刘易斯·摩尔根的估計，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大概经历了十万年，其中九万五千年是共产制的时代。我們人类就是在这九万五千年間零星分布在地球上的血緣部落的小共产制的时代里，经历了一系列的进化发展：逐漸摆脫了愚昧野蛮的境界，制造弓矢、舟楫，学会了畜牧，学会了农业。

文明的进步好像石块从空中向地上降落，越接近地面，速度就越快。随着古代人口的逐漸增加，集团逐漸繁荣，衣食需要逐漸增

①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14頁。

多，交换方法随之渐趋复杂，这种共产制也就逐渐面临崩溃的危机了。到了他們饒恕那过去活捉过来就加以屠杀的俘虏，使其从事生产的时候，就产生了奴隶这个阶級，而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唉，奴隶制度，我們今天說起来还觉得羞耻，可是要知道，这在当时不仅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而且埃及、亚述的知识、希腊的艺术、罗馬的法理，凡是照耀千載史册的东西，沒有一件不是这些老老实实的亿万奴隶淋漓膏血的結晶。創造当时文明的，是这种产业制度，推翻当时文明的，也是这种产业制度。正如催花开放的是雨，把花打落的也是雨。

請看，这些奴隶的膏血和天然的資源，也不能无涸竭之一日。到了罗馬末年，奴隶主所賴以驕奢淫逸的大量資財，已经不能完全靠奴隶制来取得了，于是便继之以攻略四方，扩张領土，进行横征暴斂，而当外部发生叛乱之日，亦即內部崩潰之时了。

于是，通往罗馬的大路，荆棘丛生，天下分裂，生产完全衰退。接着出現的，势必是农奴的耕织，而其保护者也必然是封建制。但发展一刻也不停頓。物质生活发展一天，社会組织也不能不随之而发展一天。于是，自由农民和工人出現了，城市繁荣起来了，农奴解放了，交通发达了，市場扩大了，生产也越来越迅速地发展了。这样，地方的封建藩篱終于经受不住全国的和全世界的貿易大浪潮的冲击而四分五裂了。

所以恩格斯也說："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終极原因，不应該求之于人們的头脑之中，也不应該求之于人們对于永恒眞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該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該时代的经济。对于現存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于'理性变成荒唐，幸

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标志，指示着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之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这样的变更，使得从旧的经济条件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和这些变更相适应了。"①

世界的历史不外是生产方式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革命不外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誰說現在的产业制度永远不变，现在的地主、資本家阶級永世长存呢？

那么，現代社会的生产方式——馬克思以来所謂資本主义制度的特种生产方式，究竟是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呢？

在中世紀，沒有現在的所謂資本家，沒有現在的所謂大地主。而其社会所賴以維持的生产，总是掌握在一般劳动者的手里。在乡村，存在着自由民或农奴的耕作，在城市里，存在着独立工人的手工劳动。他們的生产資料——土地、农具、工作場所、工具，都适合于每个人单独使用，所以都归他們个人所有，自由地进行各自的生产。

把这些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資料集中起来，加以扩大，把它变成現代产业的有力杠杆，这是经济史上自然的趋势，是所謂工商业資本家的天职。美洲大陆的发見，好望角的迴航，东印度的貿易，中国的市場，社会的发展等等，必然推动生产方式，促使它从地方性的变成全国性的，从全国性的变成全世界的。馬克思在其巨著《資本論》中詳細地論述了，从十五世紀以来，这些生产方式怎样逐渐通过各种历史阶段最后达到所謂"近代工业"的情况。

但是，当一般生产資料还在采取个人的方法、从而还不能够采取需要多数工人共同劳动的社会的方法的阶段，資本家絕不可能使这些生产資料发挥伟大的生产力。但时机終于到来了。一旦发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0頁。

明了蒸气机，历史便以急轉直下之势完成了“产业革命”。

紡車变成紡紗机了。手织机变成织布机了。个人的操作場变成容納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工厂了。个人劳动变成社会劳动了。个人产品变成社会产品了。請看，过去每一个人能够生产的东西，而今即使一条线、一尺布，也全都是多数工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沒有一个人能够說“这是我个人做的，是我个人的生产品”。

但是我們应該知道，产业革命的貢献虽然如此显著，而当初工商业資本家却未必承认它是革命。他們之所以推动并促成了这次革命，只不过是希图增加和发展他們的商品生产而已。他們只是为了增加和发展他們的商品生产，才致力于資本的集中和生产資料的扩大。他們只是为了急于达到这个目的，才进行破坏个人生产，并且推翻保护个人生产的封建制度，而于不知不觉之間完成了他們的历史任务。

他們只希图增加生产而不問交換的情况怎样；只希图資本的集中而不問占有的方式怎样。因此，生产变成社会共同的了，而交換却仍然是个人的。工厂的組织上已出現了新天地，而占有却不能摆脫旧世界的形式。这样，便不能不发生矛盾。

在生产还是由个人进行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生产品归誰占有的問題的。各种生产都是用自己的技术、自己的原料、自己的工具、自己和自己家属的劳动来进行。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誰所有，岂不是不言自明的嗎？

所以，过去的生产資料占有者，都是占有他的生产品，因为这是他們自身劳动的成果。而現在的生产資料占有者，也占有生产品。可是，这种生产品并不是他們自己劳动的成果，而是他人所生产的。現代的劳动是共同的，現在的生产是社会的，沒有任何一件东西可以說是个人的生产品。尽管这样，这种生产品却不被生产

者所共有，依然为个人所占有，为所謂地主、資本家个人所占有。这难道不是一个大矛盾嗎？

是的，这的确是个大矛盾。而且我相信，現在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是根源于这个矛盾。

这个矛盾的第一个表現就是阶級斗爭。“近代工业”一旦兴起，瞬息之間就席卷了世界各国，到处逞凶肆虐，像风扫落叶一般压倒个体小工业，使之紛紛倒閉，这本来是不足怪的。这样，向来的所有个体生产者便不能不破产，不能不失业，不能不抛弃他們个人的小工具，走向大工厂去从事社会生产。可是，他們的生产品全部为資本家个人所占有，而他們所得到的却是仅仅足够維持一天生活的工資。加之，封建制度被破坏，土地兼并盛行开来，乡村小农竞相涌入城市，企图掙取工資来維持生活，这也是势所必然的。工业愈发达，則自由独立的劳动者也就逐漸絕迹，而所謂工資劳动者也就愈益增多。这样，社会一方面产生了既占有生产資料又占有全部生产品的資本家阶級，另一方面产生了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級，并在两者之間清楚地划下了一道鴻沟。在社会生产与資本家个人占有之間发生的一大矛盾，首先就表現为地主、資本家与工資劳动者之間的冲突。

不但这样，个人占有的結果，必然带来所謂自由竞爭。自由竞爭的結果又必然造成经济界的无政府状态。过去个人生产时，生产品主要供应自家消費，有多余时才拿到地方的小市場上出售。因为不能事先知道商品的需要量，自然难免受一般竞爭規律的支配，但因为所涉及的范围非常狹隘，还不至于发生多大流弊。現在不然。生产品完全不是为了供应生产者自己的消費，而是全部作为个人的商品，用来爭夺交換的利益。因为一任个人竞爭，所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市場的扩大，竞爭就益趋激烈，使全世界

的经济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优胜劣敗，弱肉强食，凄慘万状。这样，社会生产与資本家个人占有之間所发生的一大矛盾，便进而表現为有組织的工厂生产与无政府的一般市場之間的冲突。

不錯，矛盾的結果就是冲突，冲突的結果就是破裂。現在資本家的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在这个大矛盾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矛盾的发展，一方面造成阶級的冲突，另一方面造成市場的冲突。这两方面的冲突，如沸水的波紋般互相交錯，如旋风般互相追逐，其形势愈演愈烈，其結果必将导致現今产业制度的大冲突和大破裂。为什么这样說呢？

因为经济上的自由竞爭和阶級斗爭愈激烈，其結果必然导致多数劣敗者破产，工資劳动者增多，促使資本愈益集中，生产机器更加完善。机器的改进使对于劳动的需要不断减少，而劳动的供应却日日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劳工失业。这就是恩格斯所說的“产业預备軍”。

产业預备軍的出現，是近代工业所造成的最可悲的一种現象。他們在经济市場繁荣的时候还可以侥幸地找到职业；而一旦碰到貿易不振，数万乃至十数万的大批工人，就要像垃圾一般被抛出工厂，挨餓受冻 这就是現在欧美各国的经常情况。我国的慘状虽然目前还未达到这个地步，但在社会经济方面既然一任資本家自由竞爭，这种趋势总是不可避免的，所差的只是时間問題而已。

与此同时，多数工人之間的竞爭，也随着激烈起来，并造成一般工資的低落。一般工資的低落，使得工人为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不得不从事长时間的过度的劳动，这就使得資本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

馬克思說：交換决不能創造价値（原文为“价格”——譯者），价値决不能在市場中被創造出来。那么資本家为什么能在他們运用

資本的时候，增加它的数額呢？这只是因为他們能够购买那具有能够創造价值的无穷力量的商品。这商品是什么呢？就是人們的劳动力。劳动力的所有者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把它廉价出卖。而且劳动力在一天中創造出来的价值，比他作为維持一天的生活費用而領受的工資要多得多，例如一天能够創造六先令財富的劳动力，以一天三先令被购买，这个差額叫做剩余价值(原文为“剩余价格”——譯者)。資本家所以能够增加資本，只有从劳动者掠夺剩余价值，在自己手里积累起来。

“剩余价值”的掠夺可以不断增加資本，資本的增加可以不断促使机器的改进，经过改进的机器又轉而成为掠夺剩余价值的武器。就在这样循环往复之間，社会生产力增长不已。然而，国內市場的脂膏已被資本家搾取净尽，而社会上多数人的购买力絕不可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于是，資本家便千方百計地积极設法为生产力寻求出路。他們叫嚷：开辟新市場呀，扩张領土呀，抵制外貨呀，建設大帝国呀，等等。可是世界的市場也不可能是无限大的，情况表明，現今生产洪水的无止境泛濫，終将无法堵塞。

行将到来的，就是資本过剩，資本家苦于沒有可投資的事业；生产过剩，商品苦于沒有可輸出的市場；劳动力供应过多，产业預备軍苦于沒有雇用的工厂。現在文明各国，凡是拥有近代工业的国家，都不能不陷入或正在陷入这种困境。于是，到处在叫喊：“生产过剩”。

請想一想，資本家一貫銳意致力于集中資本，增加生产，而今却苦于資本过剩、生产过剩。机器的改进节省了人力，而多数劳工却苦于衣食匱乏。社会大众，由于生产了大量的衣服，反而不得不赤身露体。这是多么奇怪的現象呢？这难道不是表明，現代产业制度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大大激化了嗎？

啊,"生产过剩"的叫喊,不正是表明破裂就要到来的信号嗎?果然,破裂已经在危机的連续发生上面露头了。

危机的禍害确是惨酷。貿易极端萎縮,物价突然暴跌,貨物停滞不动,信用完全扫地,工厂陆续关閉,商人相继破产,劳工相继失业,五谷肉类充滿仓庫,而路有餓殍。这样经过数旬、数月,甚至数年,社会的疮痍还不能平复,这就是傅立叶所謂"多血症的危机"。这种危机的来临不是偶然的,它的消逝也不是偶然的。自从1825年大危机以来,几乎周期性地每十年必发生一次。从这一点就可以推知,現代经济組织根本上就隐藏着导致这种慘禍的原因。

同时,每逢经历一次危机,能够安然渡过这种危机的少数大資本家,总是乘着多数小資本家破产零落的机会,实行并吞,这也是自然的趋势。而且,大資本家自己也由于极端害怕互相竞爭的危险和危机的袭击,逐漸对占有和交换上的个人的方法的范围作些让步,而采取会社的方法,以期緩和这种矛盾冲突。組织股份公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实行同业大联合,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当他們看到这些办法都不能保证他們的生存时,便又建立現在的托拉斯組织,以进行最后的掙扎。这样,建立在自由竞爭基础上的資本主义制度,由于发展的結果,反而不得不自己放弃自由竞爭,使世界各国的产业几乎全部为托拉斯所垄断。

但是,只要托拉斯还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就不但不能彻底解决現今的矛盾冲突,反而要使現今的矛盾冲突进一步激化。这是因为,現在他們的工作只在于限制产量,只在于抬高物价,只在于利用独占的暴力掠夺超額的剩余价值,只在于加剧整个社会的貧困匱乏。其結果是迫使社会上多数人成为那拥有托拉斯的少数阶級的貪欲的牺牲品。資本家同工人的阶級斗爭发展下去,結果終于变成了托拉斯同整个社会的冲突。

整个社会将容忍这种状态到什么时候呢？将承认資产阶級存在到什么时候呢？規模庞大的托拉斯一定要受那不負責任的、无計划的个人資本家的控制嗎？社会不可能把它收归公有，把它变成統一的、有組织的、和諧的、負責的产业嗎？到了今天，向来以积累資本、增加生产为其天职的資本家阶級，难道不是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嗎？不是已经丧失了它的存在理由了嗎？現在，他們难道不是仅仅作为财富分配的障碍而存在嗎？不是仅仅作为不但工人、而且整个社会与生产資料之間的障碍而存在嗎？

現在，工厂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組织的发展，終于达到了与一般社会的无政府的自由竞爭互不相容的地步，达到了不能承认少数資本家阶級存在的地步，换言之，即矛盾冲突已经达到了它的頂点。这种情况表明了資本家个人占有制已无力支配生产力；同时，生产力本身也以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将彻底消灭今日社会制度的矛盾，摆脫私有資本的桎梏，要求实际承认其社会的性质。这难道不是正导向一大轉变嗎？难道不是已经面临一大破裂的危机嗎？这是世界产业史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資本家阶級的亿万黄金也是无可奈何的。

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圣賢不白之衷，托之日月。
天地不平之气，托之风雷。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主张

現代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即所謂資本主义制度，已达到发展的

极点。而物穷則变，花朵总有一天要凋謝，卵壳总有一天要破裂。唯其凋謝，故有新果，唯其破裂，故有雛儿。难道社会产业制度独能不受这个規律的支配嗎？

說明这个发展規律，指出它的必然方向，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的，就是我們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那么，社会主义将給我們带来什么新果和雛儿呢？它指出什么样的新时代来代替私有資本的旧制度呢？

伊利教授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而认为它包括四个基本原則，所說頗为正确。所謂四个基本原則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則是：物质生产資料即土地和資本归公有。

前章已经談到，今日社会的一切禍害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資料为个人所私有。唯其归个人私有，所以所有者就可以不劳而食地掠夺社会生产的大部分，使多数人越来越貧穷落后，这是我們所不能永远忍受的。而救治的方法决不是区区小策所能奏效，必須彻底消除根本的矛盾，使整个产业組织得到調和。把生产資料收归公有，确是不可避免的了。

土地是未有人类以前就存在的，并不是由地主創造出来的。資本是社会共同劳动的成果，并不是由資本家創造出来的。它們的存在只是为了全体人类，而不是为了个人或少数阶級。所以，地主、資本家本来沒有权利把它們占为己有，但如果他們能够利用这些生产資料使社会分享其利，那还是可以容許的。現在既然他們利用这些专門掠夺全社会的財富，牺牲全社会的福利，阻碍全社会的进步发展，那么，社会立即把土地和資本从他們手中剝夺过来，如馬克思所說，“剝夺者被剝夺”①，不用說，这是完全正确的。

---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64頁。

所以，近代社会主义主张土地資本归全体人民公有，主张全体人民均霑由此产生的利益，并且还主张废除向来具有经济意义的地租和利息。

不要认为这种主张是奇談怪論吧。現在，不是已经有不少事业归公共所有嗎？邮电事业，除美国以外，其他文明諸国皆为国有；铁路，在德国、奥地利、丹麦諸国亦为国有；森林、矿山、耕地之一部、烟草、酒精的販卖事业等，大部分国家均为国有。不过，現在所謂国有，往往意味着中央政府所有，还不是完全归社会公用。尽管这样，但在摆脱个人或少数阶級自私的垄断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的主张决不要求中央集权，而是按照机关和事业的性质，或归国有，或归省县鎮村所有。現代的公共事业，如自来水、电灯、煤气、电車等归都市所有，就是一个例证。关鍵在于把生产資料从个人所有轉移到为公共利益服务。

現代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从来带有垄断性质的事业，必須收归国有或市有，不带有垄断性质的事业，則不如听任个人自由竞爭，以求发展。可是，随着产业制度的发展，难道不是連从来不带有垄断性质的事业，也都变成垄断事业了嗎？請看美国，钢铁业变成垄断了；石油业变成垄断了；煤炭业、紡织业也都为大公司、大托拉斯所垄断，不許他人竞爭了。个人竞爭的結果，就是資本的集中合并。資本集中合并的結果，就必然使各种企业尽变成垄断企业。期望通过经济的自由竞爭以求进步，已成过时的梦想。現在的問題是，让这些垄断企业仍归少数阶級私有呢，还是把它們收归社会公有而加以統一呢？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是社会发展趋勢的必然結果。而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它明确地指出来。

第二个原則是：生产的公营。

作为生产資料的土地和資本，虽归社会公有，但其事业的经营

还有許多是掌握在个人手里。例如：铁路、电車虽归社会公有，而其经营管理却委托于私营公司；酒精、食盐、烟草等虽为政府专卖事业，而其生产或交换的一部分却仍归个人经营；以及公有耕地委托私人耕种；等等。这些私人或私营公司经营的目的，总是为追求自身的利益，一旦无利可图，事业就被抛弃，这是資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現象。所以，如果要眞正使社会产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滿足整个社会的消費，不是为市場交易，而是滿足整个社会需要，其经营就絕不能委托于私人，而必須实行公营。社会不但要对生产資料实行公有，还要公选代表进行经营，而这种经营一定要对整个社会負責。

有人說，事业的经营只有在私有的情况下才能收到效果，如果不是自家私事，还有誰肯忠于职守呢？可是，請看現在三井家[①]的主人，对其事业的经营究竟付出多少劳力呢？岩崎家族[②]的主人，对其事业的管理究竟发揮了多少本領呢？至于生产机构的扩大，事业的发展，生产的增长达到高度水平时，其经营管理决非个人才力所能胜任，而毕竟需要多数人共同协作，低能懶散的資本家，根本不起作用。事实上，现代各种大規模企业的管理经营，就沒有一个是由其所有者的資本家亲自进行，而是依靠并非所有者的职員或雇員的力量进行的。社会主义就是要用社会公选的代表来代替这些世袭的所有者，用負責的工作人員来代替懶散的資本家，用公共任命的职員来代替私人雇用的雇員或职員，而其企业的发展并不只是为了所有者的利益，整个社会都将直接受到它的好处。那么，我就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人們不如今天这样忠于职守。

一旦社会把一切生产資料收归公有，对一切产业进行管理，社

① 日本最大財閥之一。——譯者

② 日本最大財閥之一三菱財閥的主人。——譯者

会全体成員就成为它的股东，同时又是它的职工。社会分配他們适当的职业，他們用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服务。他們的生产已不是为了市場交易，而是为了滿足全社会的消費，生产越多，社会的需要就越能得到滿足，旣无需担心物价跌落，又无需担心生产过剩，而工人失业的問題也将得到完全解决。如果生产眞的超过消費，那么只要縮短劳动时間就得了，难道还会有任何人不得其所嗎？

不，不但沒有失业者，同时，这还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須参加劳动。因为在共同生产的情况下，沒有利息，沒有地租，沒有游手好閑而能剝削别人劳动果实的任何手段。菲普德說："不劳动者就沒有衣食的权利。"这是眞理，是正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求眞理、正义的实現。

第三个原則是：实行收入的社会分配。

共同生产的收入必須归社会共有，当然不許个人擅自独占。社会公选的代表和职員，除了首先把收入的一部分充作生产資料的保养、扩充、改进以及后备之用外，其余部分应該全部分配給社会全体成員，供其消費。这种分配，不但直接生产者有份，而且老幼及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有份。因为財富旣归社会公有，每个人都是組成社会的一員。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完全的社会保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不但享有对于疾病、灾禍、衰老的保险，而且享有受教育、娛乐及其他一切需要的保险。只是对于有劳动能力而不肯尽义务的人，应加以严厉制裁。不，我深信，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善，生活痛苦的减少，这种不道德的人会自然絕迹的。

在这里，我們遇到一个重大的問題。这就是公平分配的問題。实現公平的分配是倡导社会主义的主要动机，是社会主义主要原則中的主要原則，是促使产业組织进步发展的主要目的。那么，采

用怎样的方法和标准，才能够保证分配的公平呢？

关于分配的标准，虽然古今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大致可分为四种。其一是主张所分配的物品数量和质量都要平均，这是巴貝夫的主张。其次是主张按技能、成績高下优劣而規定不同的报酬，这是圣西門的主张。又其次是完全按照每人需要給以供应，这是路易·勃朗的理想。而在近代的社会主义者中，大都主张每人的分配額不在质量上而在价格上求得平等。

每人的身心条件都不相同，因而生活需要不同，嗜好不同，如果强求分配的平等，反而会严重违反公平原則。不言而喻，分配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应該完全相等的。

按技能的高低規定不同的报酬，似乎接近公平，但这样做，就会使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挨餓，这难道符合社会道德的根本精神嗎？而且技能的高低不一定与消費的多少成比例，例如，甲的貢献可能达到乙的二倍，但甲的食量不一定二倍于乙。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都是社会性的生产、共同的生产，并不完全依靠个人的特种技能。即使有时依靠个人的特种技能，这种技能也不外是整个社会的影响、教育、薰陶和启发的結果。既然从社会得到这么多好处，就应該多为社会服务，还有什么理由貪求更多的物质报酬呢？

如果社会的生产、分配的目的眞正是为了滿足社会全体成員生活的需要，为了促进他們的发展，我們就应該把按需分配作为最高理想。例如这里有一个家庭，为父母者如果对于子女采取这样的态度：这个孩子有才能，就应該給予美好的衣食；那个孩子沒有才能，就应給予粗劣的衣食，那么，我們的良心果能过得去嗎？一家的子女、长幼、强弱虽各不相同，但他們衣食分配的标准，絕不能按照他們的才能貢献的高低，而应該按照他們的需要，这难道不是人

类道德当然的要求嗎？社会主义者把社会看作一个大家庭，社会就是父母，每人都是同胞。父母分配給子女的东西，先从其最急需的，例如食物、衣服、房屋及教育費等开始，逐漸扩大到不急需的。这些东西的数量和质量虽然不免大有不同，但在充分滿足各自生活需要这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

至于要求分配的价格平等与按需要分配这两种說法，結果是相同的。因为这种分配决不意味着分配的物品完全相同，而是每人可以在其价格范围內自由地取得滿足自己需要和嗜好的物品。只是价格的制定，极为困难。

第四个原則是：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个人私有。

人們常說，財产的私有对于保持个人自由、提高知识和道德水平极为重要，为什么社会主义竟要把它废除呢？財产的私有，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认为社会主义要把它废除，这完全是誣蔑。不，废除私有財产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現今的经济制度。試看在今日的经济制度下，难道不是社会的財富经常集中到一部分地主、資本家手里，而社会全体成員却不許私有足够保持自由、提高知识和道德水平的財产嗎？难道不是他們大多数人逐漸变成一无所有，勉强度日，以至淪落为所謂"工資奴隶"嗎？

社会主义制度与此相反，它把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分配給每个人归他們私有。因此，随着共同生产的发展，社会收入的增加，个人的私有財产也就更加富足，能够按照各人的需要和嗜好进行消費和儲蓄，无需因匱乏而依賴他人，也沒有受他人控制的忧虑。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要求扩大財产的私有，以保障社会全体成員的自由，并促进其向上发展。

但必須指出，社会主义虽然要求增加私有財产，但这种財产是供人們消費的財产，而决不意味着土地和資本，即生产資料。当然，

如上所述，生产資料一定要归公有，共生产的成果必須一度归于社会收入。

論者又說，一旦私有财产富足，节俭的人就会把它积蓄起来，充作資本加以运用，这样就会馬上产生資本家阶級，再次造成貧富的悬殊。可是，随着生产的方法和規模不断扩大，就会达到只能依靠共同经营，而决非个人之力所能举办的地步，这是今天的情况已经证明了的。即使不是这样，所有生产資料既已全归公有，重要的产业也全部由社会管理，那么，个人就沒有机会把他的私有财产拿去投資了。即使有人投資经营些小企业，又怎能同社会公有的大企业竞爭并存呢？这簡直是铁牛角上的一只蚊子，是不可能損害整个社会的。

还应該知道，我們只說把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私有，而不是說把它的全部归私有。社会生产的目的虽然完全是为了滿足我們的需要，但我們为了滿足需要，有很多东西并不一定需要把它私有。就是在今天，如学校、公园、道路、音乐堂、图书館、博物館等，都是作为公有財产，让人們自由使用，以便滿足每个人的需要和爱好。将来经济組织更加統一，社会道德更加提高以后，共同使用社会收入以謀求公共的利益、进步、快乐的风气，也会更加高涨，因而作为公有物的各种收入財产，也会比今天大大地增多。

伊利所謂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則，大体如上。我相信由此可以略知其主张所在。社会主义就是把这些原則的实現，看作社会产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穆勒給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主义的特点在于把生产資料和生产方法作为社会全体成員共有，因此，生产品的分配也必須作为公共的事业，按照社会的規定来进行。”

柯卡普在《英国百科全书》中这样写道：“今日私人資本家雇用

工資劳动者所经营的工业，将来必須作为联合或共同的事业，由作为全体共有的生产机构来经营。无論从理論上或者从历史上看来，都应該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則。”

馬克思的女婿、法国馬克思主义者的領袖保罗·拉法格說：“社会主义并不是任何改良家的計划，它是人們的一种理論，他們相信，現在的組织已经面临重大的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的結果，必然要使資本私有制发生变化，以致为劳工团体的共有制所代替。所以，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共历史性的发現这一点。”

恩格斯說：“一旦社会拥有了生产資料，那么商品生产以及与之一起的生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統治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內部的无政府状态，就将为有計划的自觉的組织所代替了。个人的生存斗爭停止了。这时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地——才脫离了动物界并且从牲畜似的生存条件轉到眞正的人的生存条件。”①

果能如此，資本家就可以消灭，工人就可以摆脫工資的桎梏，每人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劳动，社会为每人生产必要的衣食。有分配而无商业。有計划而无投机。有协作而无爭斗。哪里会有生产过剩呢？哪里会有危机的袭击呢？人类决不受財富支配，而能支配財富。由于今天经济制度的矛盾而产生的一切灾难，都将被彻底清除，从而达到自然的和諧。

杖底唯云，囊中唯月，不劳关市之譏。
石笥藏书，池塘洗墨，岂供山澤之稅。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0頁。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貢献

談到这里，将有一团疑云油然而生，涌上大家的心头。这疑团是什么呢？

这就是說，自古以来，人們之所以能够努力奋发，智能提高，品格向上，不正是因为有生存竞爭嗎？如果大家无衣食之虑，无富貴进取之心，无論賢愚强弱，都固定地保持平等的生活，哪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鼓舞我們进行竞爭呢？沒有竞爭的社会，就沒有勤勉。沒有勤勉的社会，就沒有活动和进步。沒有活动和进步的社会，就只有停滞、落后、腐敗。实行社会主义的結果，不就要落到这步田地嗎？

不但一般人抱着这种杞忧，就連大学者如斯宾塞也說："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是奴隶制度。"本杰明·基德也在他的巨著«社会进化論»中說："个人的生存竞爭，不但自有社会以来，而且自有生物以来，总是进步的源泉，然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却要把它完全废除。"同时，今天想討好于地主、資本家以图私利之徒，也从而夸大这种言論，以此作为抗拒社会主义大势的唯一武器。

社会主义的做法，果眞如他們所說，在于剝夺个人的自由，阻止社会的进步嗎？如其那样，当然应該加以唾弃。然而，这完全是誤解，否則就是誣蔑。

試想，所謂生存竞爭是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这一点，难道还需要他們来說明嗎？自古以来，社会組织的形态不断变化，因而刺激和推动它的竞爭本身，也不能不相应地改变它的性质和方式。請看：膂力的竞爭变成了智术的竞爭；个人的竞爭变成了集体的竞

争；武器的竞争变成了辯論的竞争；掠夺的竞争变成了貿易的竞争；侵略的竞争变成了外交的竞争。生存竞争的性质和方法，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一点难道还不明显嗎？

今日经济上的自由竞爭，在产业革命前后，大大促进了世界工商业的发展这一点，我也并不怀疑；但是，需要这种竞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今天，自由竞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仅仅意味着少数阶級的横暴，多数人类的痛苦，貧富的悬殊，不断的危机，经济界的无政府状态嗎？难道不是非但无益于社会的进步，反而助长它的堕落嗎？旣然这样，我們还有什么理由希望把它保存下来呢？

在原始野蛮时代，暴力斗爭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然而在今天，它难道不完全是一种罪恶嗎？假如有人认为竞爭有助于进步，所以連暴力也不应禁止，那么，有誰能不譏笑他荒謬呢？认为在今天自由竞爭仍有必要的人，其愚蠢不正与此相类似嗎？

而且，要实行眞正的竞爭，就必須首先使竞爭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使他們站在同一个出发点上。而今日的竞爭又怎样呢？一方是生来就富貴，有足够的衣食，受到足够的教育，还拥有父祖传留的地位、信用和資产；另一方是出身貧賤，生长在冻餒劳苦之中，旣未受教育，也无資本，旣无地位，又无信用，有的只是赤条条的五尺之躯。使这两方径直进入竞爭場里，使其互較短长，看到胜敗的結果，就喝采道：这就是优胜劣敗！这难道不是残酷的暴虐行为嗎？这还算得上什么竞爭呢？

是的，今日的竞爭决不是眞正公平的竞爭，今日的禍福决不是勤惰的报应，今日的成敗决不是智愚的結果。只是命运，只是偶然，只同摸彩一般。

不，不仅这种所謂自由竞爭不公正，而且就連这种不公正的竞

争，在今天也几乎沒有进行的余地了。試看，世界上的大部分产业，不是已为侥幸的資本家所垄断嗎？世界上的大部分土地，不是已被幸运的大地主所兼并嗎？而沒有資本和土地的人，不是除了充当他們的奴隶以外别无出路嗎？自由竞爭，好漂亮的字眼！然而事实上，经济竞爭終将不免于絕迹，难道还有待于社会主义把它废除嗎？

这样，生存竞爭的性质和方法，便不能不经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主义就是相信这个发展的規律，而使社会全体遵循这个規律，使今日卑劣的竞爭变成高尙的竞爭，不公正的竞爭变成公正的竞爭，換言之，就是取消衣食的竞爭，而实現智德的竞爭。

試想，假如人生的进步向上仅仅是激烈的衣食竞爭的結果，那么，古今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应該出身于社会最下层的穷苦人家了。但事实却与此相反，伟大人物旣不出身于富貴人家，也很少出身于最貧穷的家庭。这是因为，富貴阶級生长在阿諛奉承的环境中，养成驕气和娇气，完全变成晏安的俘虏；而穷苦人民則唯恐遭受飢寒，而終身为衣食忙碌。

高尙的品格和伟大的事业，决不产生在社会的貧富两极上面，而总是产生在中間阶級。因为中間阶級虽有資財，但不足以腐蝕其志气，需要勤劳，但不至疲敝其躯体，有鍛炼其智能的余裕，有振奋其意气的許多机会。試看封建时代的武士阶級，其所以能够具有最高尙的品格、最豪迈的气概，坚持道义，难道不是因为他們不为衣食劳其心，有着一心为名誉、道德、眞理、技能而勤奋斗爭的余裕和机会嗎？如果他們生下来就要为衣食而竞爭，便只有立刻陷入“素町人根性”① 之中，怎能承担起所謂“日本武士道”的荣誉呢？

① 意为“下賤的商人习气”，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級鄙視商人的詞語。——譯者

基督严厉譴責富人，說他們难以进入天国，而說貧者有福气。但必須明确，当时犹太的貧民都是从事渔农或手工艺过着独立生活的中等阶級，而决不可与今日人数众多的工資奴隶等量齐观。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正是使整个社会变成这种中等阶級嗎？

比如这里有人，不是为了害怕雇主的責駡，不是为了金錢的报酬，而只是为了热爱工作而从事建筑，只是凭着灵感而揮动其画笔，他們的艺术将达到多么的眞、善、美呢？其他深奥哲理的探討，精密科学的研究，难道不是由于这样所以才大放光彩嗎？

再从另一方面看来，今日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大半由于衣食的匱乏和为了金錢的竞爭。家庭因此而被破坏，妇女的貞操因此而被玷污，士人的名誉因此而受損害，而国家社会的风俗、道德亦因此而被敗坏。我国监獄里有囚徒七万人，他們的犯罪十分之七竟是与金錢有关！古人說得好，“金錢就是敌人”，假如社会上沒有为了金錢的竞爭，社会人心将会多么的純洁啊！至少今日罪恶的大部分是可以扫除的 而能为我們消灭金錢这个敌人，摆脫为衣食而竞爭的野蛮境地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嗎？威廉·莫里斯說：“到了人不为財貨劳其身心的时候，技艺、万物、恋爱等将給予人生以趣味和活动。”这种趣味和活动，将能够为我們开展更加公正、更加高尚的自由竞爭，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不应該說，衣食无虑，人就不勤奋了。难道只有財貨能够使人勤奋嗎？人类的性情并不这样卑污呀！請看从事深山大海的探险、学术上的发明、文学艺术上的創作以及当人們各从其所好、自由活动以施展其才能时，心中必然会涌現出莫大的快乐。何况还有重大的荣誉的报酬，有誰会不高兴地从事劳动呢？小学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决不是为了衣食；兵士英勇牺牲，也决不是为了衣食。

今日工人大都厌恶劳动，动輒貪图安逸，这种情况我也并不否

认。可是，这难道是他們的罪过嗎？就是看戏，观看摔跤，时間久了，也会感到厌倦。何况恶衣恶食，一天从事十几小时劳动，自少壮以至衰老，毫无希望，毫无变化，毫无娛乐。而且，其职业又不一定是他們所喜爱的，只是为了衣食而供人驅策罢了。他們劳动的果实，又大部分为他人所掠夺，他們所得到的，仅够維持活命。怎能不疲劳厌倦呢？今日的劳工为了衣食而受人奴役，有如牛馬，他們的身心已不胜鞭笞之苦。他們之所以爱偷懒，完全是由于今日社会制度的弊病所造成的。

人受不了长时期的劳苦，同时也受不了长时期的安逸。假設向今日的工人宣布，从現在起，无偿供应你們衣食，以后你們可以不劳动了，他們起初也許会感到高兴，而大睡其懶觉。可是，这样过了几天、十几天、以至于几月之后，他們一定受不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而必然要找些工作来做。这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衣食，有休息，有娛乐，然后再按照每人之爱好和条件，每天运用其强健的身心为社会劳动三四小时以至四五小时，反而会成为一种享受。只要是具有人心的人，有誰会逃避呢？这样，"劳动神圣"这句話才会具有意义。

如果說社会主义抹煞个人的自由，那才是荒謬絕伦。我想首先反問說这样話的人，今日果眞有所謂个人的自由嗎？

也許有信教自由，也許有政治自由，可是信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在遭受冻餒的人們看来，难道不仅仅是一句空話嗎？归根結柢，经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衣食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今日果眞有这种自由嗎？

亨利·劳埃德在美国工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讲演的一节，对于这个問題作了最精确的解答，他說："美国的独立宣言，在昨天意味着'自治'（self-government），在今天則意味着'自雇'

(self-employment)。眞正的自治必須是自雇。……可是現在到处可以看到，工人沒有自由，需要得不到滿足，他們希望八小时劳动，却不得不做十小时、十四小时、甚至十八小时的劳动。他們希望把子女送进学校，却不得不把他們送进工厂。他們希望把妻子留在家中管理家务，却不得不把她們投在机器下面。当他們生病希望疗养时，却不得不从事劳动；而当他們希望劳动的时候，却又要遭到解雇而淪于失业。他們求职而不可得，他們得不到公平的分配。他們不得不为他人的私欲和野心而牺牲自己的、妻子的、子女的四肢体躯、健康、甚至生命。”这种情况难道只限于产业工人嗎？今日世界上沒有生产資料的人們，难道不都同样遭受着生活的痛苦和不安嗎？尽管这样，他們却叫嚷什么自由竞爭呀，自由契約呀。这只是强制的竞爭，压迫的契約，哪里还有自由呢？

社会主义的主张，就在于摆脱这种强制，解除这种压迫。1891年在爱尔菲尔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宣言有这样一句話：“这个社会革命，不单意味着工人的解放，而且意味着在今日社会制度下苦恼着的全体人类的解放。”試想，社会主义一旦实現，社会上就沒有受雇主驅使的雇工，就沒有受权威压抑的学者，就沒有受金錢束縛的天才，就沒有为財富而結婚的妇女，就沒有因貧穷而不能上学的儿童，到那时，个人的品德将多么地向上，技能将多么地提高，自由将多么地扩大啊！

穆勒說：“共产主义的管束，对多数人类說来，比較今日的状态分明是自由的。”他所說的共产主义，就是現在所說的社会主义。

是的，宗教改革为我們解除了信仰的桎梏，法国革命为我們解除了政治上的束縛。而为我們解除衣食上的桎梏、经济上的束縛的，将是什么革命呢？恩格斯把它叫做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說道：“这

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① 是的，只能是“自由的王国”。所以，社会主义不依靠国家的保护和干涉，不仰賴少数阶級的慈善施舍。这种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政治。从一方面說，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是人民自治。

今日的国家只是代表資本，代表土地，代表武装。今日的国家只是为掌握这些东西的地主、資本家、貴族、軍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全体人民的和平、进步、幸福服务。如果国家的任务仅仅是这些，那么，社会主义就必須把削弱今日所謂“国家”的权力，作为它的首要任务。在封建时代，是人类統治了人类。在今日的经济制度之下，是財貨統治着人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須让人类支配財貨，就必須让全人类做万物的主人。哪里还有奴隶制，哪里会抹煞个人呢？不，只有到了这时，人生的意义才能实現。

社会主义不但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而且坚决反对軍备和战爭。軍备和战爭是今日“国家”用来保卫資本主义制度的“銅墙铁壁”，多数人类为此遭受了重大的牺牲。今日世界列强为了軍备竟然負了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国債，仅仅为偿付利息一項，就需要三百万人以上经常的劳动！而且，不得不经常使几十万壮丁服兵役，学习杀人技术，尝受着无謂的辛苦。据說在德国，多数壮丁被征入伍，以致从事耕种的，只有头髮斑白的老人和妇女。唉，这是多么悲慘呀！况且战爭一旦爆发，就要耗費多少亿国帑，牺牲千万人命，国家社会的疮痍永远不得平复，只“赢得”少数軍人的功名和投机商人的利益而已。人类的灾难禍害，难道还有比这更甚的嗎？

如果世界各国沒有地主和資本家阶級，沒有貿易市場的竞爭，物产丰富，分配公平，人人各自安居乐业，还要为誰扩充軍备，为誰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0頁。

发动战爭呢？这些悲惨的灾难禍害将为之一扫而空，天下一家的理想也将得以实現。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同时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

因此，我在这里再說一次，不要以为社会主义要废除竞爭，社会主义只是要废除衣食的竞爭，而这仅仅是为了进一步开展高尚的智德的竞爭。不要以为社会主义阻碍勤奋和活动。社会主义所要鏟除的，不是勤奋和活动，而只是人世的苦恼和灾难。別說社会主义抹煞个人。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正是要为多数人解除经济的桎梏，使其充分发展个性。別說社会主义是奴隶制。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阶級的国家，而是平等的社会，不是专制的国家，而是博爱的社会。社会主义要使全体人民組成友爱的大家庭，从地方扩展到一国，再从一国扩展到全世界，以享受世界和平的幸福。

果然是这样，还有誰会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品格的向上、道德的发揚、学术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将高于今日多少倍呢？

議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
任事者，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

第六章　社会党的运动

一切生产資料的公有，財富的公平分配，阶級制度的废除，互助社会的組织，实行这一切，就是一次大革命。那么，社会党就是革命党嗎？它的运动就是革命运动嗎？是的，正是这样。

可是，怯懦的貴族們，胆小的富豪們，浮躁的官僚們，請不要害怕！今天的社会党并不想无緣无故地向你們的馬車投炸弹，并不

想喋血于你們的府第，只是要和你們同沐大革命的恩澤，同享大革命的幸福。

試想，古往今来，什么时期沒有革命？世界上哪个国家沒有革命？社会的历史就是革命的記录，人类的进步就是革命的結果。試想，假如当年英国沒有克伦威尔的兴起，美国未能宣布独立，法国人民未能建立共和国，德国未能完成各邦的联合，意大利未能实現統一，日本沒有经历維新① 的中兴，那么，世界人类現在会是什么情况呢？哪里会有今日的文明呢？害怕革命的先生們，現在你們所歌頌的文明和进步，难道不是过去許多次大革命的成果嗎？

社会的状态经常代謝不已，犹如生物的組织进化不已一般。进化和代謝一旦停止，生物和社会也就必然死亡。永恒的生命必然在默默中进化不已，而决不可能停頓下来；社会的状态一定在冥冥中新陈代謝，而决不可能一成不变。在这冥冥的进化代謝过程中，总是由革命来明确地划分大阶段，开辟新紀元。历史好像一串数珠，平时的进化代謝是各个小珠，而革命則是标志数目的大珠。进化代謝的連续，同时又是革命的連续。

拉薩尔說：“革命是新时代的助产士。”这样說还不够，我认为，革命不是助产士，而是分娩本身。因为革命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进化过程的必然結果。旧时代衰老，便产生新时代，新时代长成，又产生另一个新时代，而这些都要经过革命。这和子子孙孙迭相分娩，百世无穷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但是，分娩有难易，革命也不可能沒有难易。分娩有时需要剖开母腹，革命也有时不得已而訴諸暴力，当然，这决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

① 指“明治維新”。——譯者

診断母体組织的发育状态，使其保持健康，以便順利分娩，这是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职責。考察社会的組织状态，因其进化的大势而加以利导，以便实現和平的革命，这是革命家的意图。現在的社会党难道不正是以这种社会的助产士和产科医生自任嗎？

革命是必然，而不是人为，可以利导，而不可以制造。革命的发生，人力无可如何，革命的消逝，人力也无可如何。而在我們人类希望不断进步发展的情况下，虽然有人害怕它，厌恶它，但决不可能避开它，只应利导它，促成它，使它順利地而且和平地实現。社会党的任务，唯此而已，岂以盲目杀人制造叛乱，平地起风波为快哉？

在前世紀之初，作为社会党的"陈吳"① 而崛起的：在英国有欧文，在法国有卡貝、圣西門、傅立叶、路易·勃朗，在德国有魏特林等。他們深刻地指摘現代制度的毒害，热心地促进理想的实現。可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的发展，为时尙浅，研究还不深入，所以他們的計划，終不免落为一种空想，即所謂"烏托邦"。他們之中，有的創办共同生产的工厂，有的开辟共同生活的聚居地，都想按照自己的模型来改造社会，并在一朝一夕之間实現理想社会。他們虽然站在人道的立場，但是尙未能获得科学的根据；虽然試行了建設，但是尙未能按照自然的发展。其結果，相继失败，也是势所必然。

于是，看到这段历史的人就往往說道：社会党的运动只是一时的狂热，他們的計划只是一种烏托邦，終究是不可能实現的，这个运动迟早是要自消自灭的。讲这話的人，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狂热可以冷却，空想可以消逝，而眞理怎能永远埋沒呢？近代社会主义不就是从这种烏托邦的死灰中重新燃燒起来的嗎？

自从1847年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共同发表著名的《共产

---

① 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領袖陈胜、吳广。——譯者

党宣言》，詳細論述阶級斗爭的由来及其发展趋势，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結以来，社会主义已儼然成为一門科学理論，已非过去的空想和狂热可比。社会党已经认识到社会是一种有机体，不复企图按照自己头脑里的模型来改造它了。他們相信历史的发展，而絕对不复梦想革命可以在一日之間就能完成。

他們已经看到，仅仅一个小集体的共同生活，一定要被整个社会的竞爭所冲垮。他們已了解到，与世界形势相隔絕而单独地在一个地方建設完全的理想国，是絕对不可能的。于是，他們便打算不破坏整个社会的和諧，而积极稳步地扩大他們的势力范围，順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逐步实行他們的抱負和政策，得寸保寸，得尺保尺，以期最后完全实現理想。那么，他們采取的方法是怎样呢？

他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們知道实行个人恐怖得不到任何結果，运动必須依靠集体来进行。他們不是虛无党，他們知道一时的暴动不能完成任何事业，所采取的方法必須是和平的。他們的武器只是言論的自由、团結的力量、参政的权利。于是，各国社会党都向政治方面展开活动了。

試想，如果社会主义能成为世界的輿論，人民的大多数成为社会党員，他們都按照普选制获得参政权，社会党議員在各国議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其他市省行政机关、城乡自治团体都为社会党所掌握和領导，那么，他們不就可以自由地进行社会組织的改革嗎？

但由于各国的文化程度、历史条件、社会情况不同，改造的順序和方法也就不能不有所区别。因为要按照事之緩急，物之轻重，并适应时間与人事的条件，所以不可能預先決定改造的細节，但是让多数人有参政权，保护妇幼，实行免費教育，限制劳动时間，准許成立工会，充实工厂設备以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必須成为首要任务。如果从一个部門或一个地方，或对于資本，或对于土地，实行

逐渐削减少数阶級的独占权利和垄断利益，以增进社会全体成員福利的政策，一步一步地、一层一层地前进不已，那么，終有一天会把一切生产資料全部收归社会公有，这难道还有什么困难嗎？

社会党的方針就是这样，至于它的实际貢献和成就，确实值得特别重視。当年拉薩尔曾经叹息說："唉，愚昧的工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从昏睡中觉醒过来呢？"这話到現在只不过四十年。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已达二百五十万人，并且拥有議会議員七十余人；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亦达一百五十万人之多，并拥有議会議員一百三十人；英国的議会中，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議員虽然尚属少数，但該国两大政党近来都爭相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哈克特曾在議会演說中公然宣称"現在我們都是社会党人"，这决不是說假話。因为各城市的行政大体上都处在社会主义者的指导之下。其他欧洲各国、北美諸邦，凡拥有近代文明之处，都成立了社会党，而社会党一经成立，其势力的发展就如同飞瀑之从天而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就如同烈火之燎原。

在文明国家的立宪政治下，社会輿論一旦归向我們，政治机关也将归于我們掌握，到了这时，兵馬之力也无可奈何，警察之权也无可奈何，富豪阶級也終将无可奈何。社会主义大革命将能堂堂正正地、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資本主义制度，宣告馬克思所說的"新时代的誕生"，犹如水到而渠成。

啊，革命就是这样到来和这样告成。它将給我們带来和平、进步和幸福。为了社会的百年大計，我认为应該促成它，欢迎它，而絕不应該认为它是討厌的和可怕的。

蒲柳之姿，望秋而零。
松柏之质，经霜弥茂。

第七章 結論

病源終于找到了，謎語难道还不能解答嗎？

产业革命宣告社会組织经历了划时代的巨大发展。产业的規模，对于容許私人经营来說，已经是过于庞大了。生产力对于容許个人私有来說，已经是过于巨大了。因此，它們要求被承认为社会性的，要求被收归公有，要求实行統一分配，可是沒有被接受。于是便造成竞爭、无政府状态、弱肉强食、垄断，使社会上多数人成为这些垄断事业的牺牲品。

恩格斯說：社会的力量，正如自然的力量一样，是盲目的、强制的、破坏的。但是一旦我們认识了它的性质，便能任意加以驅使，来达到我們的目的，犹如电光可以助人通信，火焰可以供人煮炊。① 今日的社会之所以未能从生产事业的发展上得到好处，反而遭受它的禍害，这完全是因为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規律。然而，一旦了解它的性质和趋势而加以利导，它将如同能够震死和烧死人的雷电、火焰那样，可以变为人类所必需的利器。

現在，不要奇怪为什么学术越进步而道德越败坏，生产越发展而人民越穷困，教育越发达而犯罪越增多。啊，这完全是由于今日的生产資料私有制造成的。让生产資料归私人所有，犹如让狂人手操利刃，其結果非伤人害己不可。

其結果造成了分配不公，分配不公造成了多数人的貧困和少

① 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5—76頁。

数阶級的暴富。暴富者就驕奢、腐化，貧困者就堕落、犯罪，举世滔滔，江河日下，乃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要拯救这个社会，使其摆脱痛苦、堕落和罪恶，首先需要防止貧富的悬殊。要防止貧富的悬殊，必須首先做到財富的公平分配。要实現財富的公平分配，只有废除生产資料私有制，使其归社会公有。換言之，即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大革命。这难道不是科学所命令、历史所要求、发展規律之必然趋势，我們想要避免也避免不了的嗎？

近世物质文明的宏伟壮丽，只有这样，才能够符合于眞理、正义、人道。哪里有眞理、正义、人道，哪里就能实現自由、平等、博爱。哪里实現了自由、平等、博爱，哪里就有进步、和平、幸福。人生的目的，如此而已，古来圣賢的理想，如此而已。爱弥尔·左拉說“社会主义是可惊异的救世学說”，此言岂欺我哉？

起来！世界上热爱人类和平，尊重人类幸福，渴望人类进步的志士仁人，起来！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实現吧。余虽不敏，願从公等之后！

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夭也。
青天白日处节义，自暗室陋屋中培来。
旋乾轉坤的经綸，自临深履薄处操出。

附　录

社会主义与国家

近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議論很多，其中最有力而又最常見的有两种：一种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漫无限制地扩大国家的权力；另一种是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取消国家本身。这两种說法虽不啻冰炭之不相容，但同样都是謬誤。因为前者把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談；而后者又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談了。因此，我不得不要求社会上許多論者，在反对社会主义之前，首先就社会主义者对于今日所謂国家的态度、社会主义者理想中的国家，进行一番了解。

社会主义的首要目的，固然在于由国家掌握財富的生产和分配。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有的人要求把現在的国家多少加以改变，有的人要求把現在的国家加以根本改造，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满足或信賴于今日的国家。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公然宣称要消灭国家。对于这一点，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他們有可能被混同为无政府主义，但应該知道，他們所謂“国家”这个名詞，正如他們所使用的“資本”或其他名詞一样，具有由他們所賦与的、特殊的学术含义。換言之，他們所要消灭的国家，是代表某一阶級利益的国家，或者是某一阶級用以压迫另一阶級而掠夺其利益的国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如其名称所表明的，不但是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民主主义者。但由于他們的国家是极端地不民主，这就越发加强了他們对于国家的憎恶。因为他們极端憎恶現在的国家，

所以对企图把经济計划交給現在的国家执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在1892年的会議上，他們宣称自己是革命力量，而痛斥国家社会主义是保守的。他們认为現在的国家，不过是"为了維护財产和阶級統治的現今社会关系的有組织的权力"，所以他們要求把这种国家彻底消灭，另行建立不承认一个阶級的利益，而增进一切成員均等利益的組织。不过，他們所理想的增进一切成員均等利益的組织，是否可用"国家"这个名詞来表示，那是另一个問題。至于英国的費边社、美国的社会党等，并不主张消灭国家，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們的宪法比德国的民主得多，有可能不使用激烈手段就可以达到增进多数人幸福的目的。

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犹如鳥之两翼，車之两輪，因为它們的目的一个是从经济上、一个是从政治上提高多数人共同均等的幸福。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然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必然爭取建設民主的国家，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必然要求其国家更加完美，只是采取的手段緩急不同而已，他們沒有不热心于政治改革的。他們认为最接近理想而加以贊美的，是瑞士的政治制度。瑞士的让全体人民直接投票以决定法律可否的公民投票、賦予多数人民以建議权的公民創制权以及人民在立法院代表人数比例上最公平的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法等，都是大大地发揚了民主精神，是社会主义者所梦寐以求的。

社会主义者就这样深深感到现代国家中央集权的弊害，所以主张地方分权，这是自然的。他們认为为了让人民办理或接近于人民的事业，有必要使中央政府把許多公共事务交还給地方自治团体。他們主张尽量削减中央政府的职权和权力，把国家变成地方市省鎮村的自治团体的联合組织，使中央政府成为仅仅把这个联合組织加以統一，并且公平地代表共同利益的工具。他們坚决要

求一切政治、一切組织保证財富的共同生产和公平分配；坚决要求它們保证全体人民安居乐业并得到充分发揮智能的地位和机会。因此，他們主张把经济和教育这两項事业交由公共（不是国家）管理，除了经济和教育两項事业以外的其他事业，决不希望政府干涉。不但如此，他們也像現在的自由主义者那样，主张充分地自由放任。例如国教是和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纲領中明确規定宗教为个人的私事，因为他們不是希望人支配人，而是希望人支配物。

与卡尔·馬克思一同被称为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祖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說："当社会上沒有必須被压迫的阶級的时候，当从現代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一个阶級对另一个阶級的統治和生存斗争不再存在的时候，以及当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都一起消灭了的时候——那时候，便无需乎压迫什么人和束縛什么人了，那时候，現在执行这个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失去其必要性了。国家以全社会的眞正代表的資格所作的第一次行动——将生产資料变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将是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逐漸成为多余的而自行停止下来。"①

社会主义者所理想的国家，就是这样。他們决不主张国家万能主义而抹煞个人的自由，也不是完全忽視社会秩序，想破坏它的团結組织。他們只是要求多数人的幸福和平等的利益。社会上批評社会主义的人們应該注意到这一点；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君主制度能否并存，那是另外一个問題。

（«日本人»杂志第156期，1902年2月5日）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7頁。

社会主义与公民立法

我和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从社会主义的立場，迫切希望我們日本能够早日实行 referendum 和 initiative。因为一时还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表示它們，所以暫且把前者譯为公民投票，后者譯为公民創制权。

人們常說荒謬、无聊，恐怕再沒有比日本人所謂的参政权更荒謬、更无聊的了。假如已经实行普选，那还可以；然而現在的日本，不是还保留着納稅資格这种落后的、荒謬的东西，以致四千五百万国民中有选举权者不过一百万人左右嗎？假如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法，让这一百万有权者都能够选出代表，也还可以；然而除大政党以外的候选人，不是大都要落选，而眞正能够选出代表的，不是一百万人中只有五六十万人嗎？即使这五六十万人的意見也好，如果确实能够在議会中得到反映并貫徹执行，也还可以；然而这些代表不是一进議会，就完全变成了政府的奴才嗎？换句話說，日本人中有参政权的，不但是国民的极少数，而且这极少数人行使参政权，也只是在他們把选票投进票箱的一刹那，除此以外便完全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談什么参政权云云，那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假如参政权有灵，恐怕要噱然失笑，愀然涕泣呢。

如果眞正貫徹政治的根本精神，应該是人民直接行使政权，但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允許这样做，所以只好委托少数官吏和議員做他們的代表，这是不消說的。所以，不但我，而且許多学者，甚至对欧美各国的代議制度，尙且认为距离政治的理想很远而深感不满。因此，他們正在积极設法以使公民参政能够取得成效。而在我們日本，不仅談不上参政的成效，甚至这种不能令人滿意的普通代議制

都做不到，实际上还不能摆脱君主专制、寡头政治的落后状态。这对于要求我国政治的进步和发展来說，不是值得深深考虑的嗎？

那么，怎样才能使公民参政权收到实际效果呢，怎样才能多少接近于政治的根本精神呢？为此，普选固然迫切需要，公平的选举法固然也迫切需要，但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参政权的实际效果，也只限于投票的一刹那，所以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主张公民投票和公民創制权。

公民投票是就議会通过的重要法案征詢人民的意見，经过人民同意之后才作为正式法律。公民創制权是由多数人民联名就重要法律的修改、废止或制定，提出建議，也是经公民投票来决定的。有了这两种制度，人民才能真正参与政治，才能够制止不代表人民意志的官吏和議員的非法行为。在欧美各国中实行这两种制度的，是瑞士联邦共和国。我当然不是主张照抄瑞士的制度，而是认为这种办法可以供我們参考。

不論在任何国家，凡是两院通过的法律，都从規定的日期起生效；但只有瑞士不是这样。在瑞士，除了紧急的或其他特殊的法律以外，任何法案都得在各州布告九十天，如果在限期內有三万人請願，或由八个州的政府要求就該法案举行公民投票，就必須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可行。不过，到現在为止，所举行的公民投票，并不是由于州政府的要求，而全是由于人民的請願。三万人相当于全体公民的大約百分之一，有权者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一旦請願人的签名达到定額，便在联邦各州同时举行投票，投票日期必須在命令发布之日起经过四个星期以后。从1874到1893年期間公布的一百六十四項法令中，被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的有十八件，其中有十二件被否决，这就是說，被要求举行公民投票的法令占全部的百分之十强，而且其中多数被否决了。

公民投票并不限于对联邦議会的法案，各州也对州議会的法案举行公民投票。不过，各州的制度多少有些不同，有的州对重要法案一概举行公民投票，也有的在多数州民提出要求后才举行公民投票。这后一种情况，提出請願者签名的期限一般为三十天左右，請願者的定額为該州有权者的五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在这里应該特別注意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州民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决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严肃而积极地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論政府或者議会都必須服从他們的命令，不像日本这样无視民意，敷衍了事。

公民創制权也是长期以来为瑞士联邦各州所采用。当州民要求修改、废止或制定某种法律时，可以征求多数人同意，說明理由，向州議会提出，其人数定額与公民投票的比例略同。这时，議会必須在一定期間內（有的州是两个月）依此拟就法案，同时議会也另附議会自己的法案和意見，让州民举行投票，一经采納立即成为法律。在这里，人民确实牢牢地掌握着直接立法的权利，而且同样极其严格而愼重地行使这种权利。这个制度从前只在各州实行，到1891年修改宪法以后，就在联邦范围內被采用了。

根据这个制度，如果有五万人要求在宪法中加进某种条款或章节时，联邦議会就必須馬上研究他們的要求，并依此写成法案，交付公民投票表决。如果联邦議会不同意他們的要求，就要作为先决問題提出宪法应否修改問題，交付公民投票表决，如被采納，再把具体法案訴諸公民投票。如果人民提出具有詳細內容的法案，議会可以表示同意，或提出不同法案，或提出內容完全相反的法案，让人民作出抉擇。但議会的提案必須在其收到請願书后一年內拟就，过了这一限期，便算是已经同意，而交付公民投票表决。由于这种办法，联邦的宪法屡被修改，大大促进了該国政治的进步和发展。

在我們日本，修改宪法的創議权完全掌握在天皇一人手里。只要現行宪法不被修改，我国人民固然談不上关于修改宪法的創議，就是对于一般法律，也得不到公民投票权和公民創制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我絕沒有試图“乱改”宪法的意思。

可是，今日的国民参政权确是毫无意义，政治的根本精神无疑在于人民直接参与政治，而公民投票和公民創制，也确是向政治的根本精神靠近一步。

請想一想，假如我国人民早已获得公民投票和公民創制的权利，藩閥政客还能保持他們今天这般好运嗎？毫无道理的軍备能够得到扩充嗎？苛重的捐稅能够被接受嗎？高野問題能够拖延到今天还得不到解决嗎？矿毒事件① 还用得着直接向天皇提出控訴嗎？只就这些例子就可以知道，我国人民的权利是怎样地被蹂躪，輿論是怎样地被无視，因为国家政权被一小撮人所窃取，以致做出多少不公正、不道德的事，使国家遭受多少損失和多大的玷辱！我們日本人民是否应当永远容忍这种状况呢？是否能够永远容忍这种状况呢？

日本的政治如能摆脫君主专制寡头政治的境况，而不断进步发展，总有一天会遇到采用这种制度的时机。至于这种时机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成熟，要经过什么手續才能成为事实，这是另外一个問題。不过，旣然一定要遇到这种时机，我就衷心希望它能够早日实現。而如果这两个公民立法制度能够实行，那么社会主义的目的也就大部分实現了。

（《万朝报》第3000号，1902年1月27日，原題为《直接参政論》）

---

① 1880年代，大資本家古河氏經营的銅矿排出的矿渣毁坏农田，严重危害农民的事件。为了援救农民，田中正造曾向日本政府和議会控訴，无效，不得已径向日皇控訴，結果被捕。——編者

社会主义与国体

不久以前，在演讲社会主义概要的一次集会上，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問題是，“社会主义是否与我国国体相矛盾呢？”想来，凡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似乎都对这一点抱着疑問。不仅如此，現在甚至有人公然主张社会主义危害国体呢。“危害国体”这句話实在可怕得很。不管是人也吧，主义也吧，理論也吧，一旦被天下多数人扣上“危害国体”这頂帽子，那么，这个人、这个主义、这个理論，簡直等于完全被扼杀了，至少也是暫时抬不起头来。所以，有些卑鄙的家伙，当靠談理論讲道理不能取胜的时候，就簡单粗暴地利用“危害国体”这頂帽子来把对方压倒。而不了解被反对者的真相实质的人們，大都盲目附和“危害国体”的說法，以致这种卑鄙的手段往往得逞，不知杀害了多少伟大人物，毁灭了多少崇高的主义，埋沒了多少金玉名言。所以，当人們听到“危害国体”的叫嚷时，不应該立即相信，而要擦亮眼睛来仔細辨明事物的真相。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不了解历史，又不通晓国法学，所以不懂国体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也不晓得国体这种东西是誰創造出来的。但按照通常的解释，日本似乎把君主政体——不，与其說是君主政体，不如說是二千五百年一貫的皇統——称为国体。誠然，这是古今任何国家所沒有的，在日本人看来，当然是无上的光荣。所以一听到国体这两个字，大家便觉得非常兴奋，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社会主义同他們所說的国体——二千五百年一貫的皇統，当真有矛盾冲突嗎？对于这个問題，我必須坚决給予否定的回答。

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謀求人民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打倒对社会有害的阶級制度，使全体人民得到平等

的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与我国国体有什么矛盾呢？打倒有害的阶級制度，决不是社会主义发明的，很早以前就已经实行了。事实上，維新革命时就曾经宣布四民平等，这难道不就是打倒有害的阶級嗎？那次打倒阶級，难道不是非但不与我国国体相矛盾，反而完全与之相吻合嗎？

日本封建时代最有害的阶級，就是掌握政权的武士阶級。因为打倒了这个阶級，全体人民就得到了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社会主义革命就像維新革命打倒武士阶級一样，要打倒富豪阶級，使全体人民能够得到在经济上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如果說这种打倒阶級与国体相矛盾，那么，維新革命也应該被认为与国体相矛盾；不但如此，宪法、議会、选举，也都应該被认为与国体相矛盾了。

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为了君主一人，而是为了社会上的全体人民，所以它和进步的民主主义是一致的。但尽管这样，也决不能說它与国体相矛盾，因为君主的目的和职責也不外是为全体人民謀福利。所以，自古以来被称为明君賢主的君主，必然是民主主义者。采取民主主义的君主，必然实行一种社会主义而受到人民的欢迎，歌頌他的德政。

西洋的社会主义者也决不认为社会主义与君主制有矛盾冲突。不論君主制或民主制，只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一定繁荣，违反社会主义，就一定衰落，这几乎成了一个定律。在这一点上，托馬斯·柯卡普在其《社会主义研究》一书中所說的，正与我們的意見相同。他說："社会主义自然同进步的民主主义相吻合。但实际上，这种运动的領导并非必須是民主制的，就像德国罗德伯尔托斯的計划那样，并非一定不能由帝王担任領导。拉薩尔的理想是这样。俾斯麦在某种程度上也这样做了。实际上，已经对于向富豪阶級

的让步感到不耐烦的帝王，毅然决然和城乡劳动人民直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帝国，决不是一件难事。这样的帝国可以任用有才能的官吏，并且受到热心于改进社会的人民这个軍队的拥护，将日益强盛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即对于帝王自己来說，实行这种政策，也比勉强奉承資本家阶級要好得多。”

柯卡普还論及各国間的竞爭，他說道：“各国之間的竞爭至少到最近的将来为止，无疑将愈演愈烈，在这一点上，让人民首先得到社会組织的协調，也有莫大的利益。首先，提高多数劳动者的才能，培养他們誠实坚强的性格，即領导受过自由教育的、团結的人民的国家，对于領导一个落后的、抱有不滿情緒的、无知的貧民的資本主义国家，在今天的科学战爭中，无疑将取得巨大胜利。这就等于第一次革命时期法国軍队的热誠，再加上今日完整的科学所得到的那样結果。”所以，能够采取社会主义的帝王和国家，比較那些依靠富豪的帝王和国家，要强盛得多，社会主义并不是非排斥帝王不可的。

但必須重复一遍：社会主义是以謀求社会上全体人民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为目的，而决不是为君主一人服务。因此，像那胡說什么“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那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像主张“与民同乐”的文王那样的社会主义者，无疑将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而我們日本的皇祖列圣，尤其像那宣称人民的財富即朕的財富的仁德天皇，可以說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一致，并无任何矛盾。不但如此，日本的皇統之所以連綿不絕，正是因为皇祖列圣一貫謀求全体人民的和平、进步和幸福，因而带来了这样的繁荣。这是东方社会主义者应該引以为荣的。所以，我甚至认为反对社会主义，才是与国体相矛盾的。

（《六合杂志》第263期，1902年11月15日）

社会主义与商业广告

維新后三十年来，我們日本的社会一般說来都有进步发展，但沒有任何东西像商业广告发展得那样快。

維新以前的商业广告，只是一些簡陋的、用木版印的传单，或是十字路口的招貼，至于洋貨店或化粧品等，充其量也不过偶尔委托言情小說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中宣传一番。另外，也就是像京都、大阪那里的串街广告业者，这在东京也可以看到，他們一面走着，一面敲着梆子进行宣传。那么，今天情况是怎样呢？左边是广告，右边也是广告，眞是广告头碰头，拥挤不堪。維新以前所謂“繁花似錦的大江戶”，突然变成广告的东京了。过去，只是在通俗讀物上附带地登上一两行，现在竟然登在各种报刊、书籍前后的显著地位，威风十足，它甚至比正文篇幅还要多。这与其說广告登在杂志上，倒不如說杂志登在广告上更恰当些。这样，不但广告的数量增加了，而且技巧手法也有了惊人的发展，并且还在继续发展着。

这种进步和发展究竟原因何在呢？它对于社会的影响及其利害又怎样呢？对其利害的結果应該怎样处理呢？在我看来，这是必然要发生的問題，也是不能不发生的問題，同时又是饒有兴趣的一个問題。

首先，广告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把他們的生意和商品向社会上吹嘘宣传，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他們的眞正目的在于保持和扩张自己的生意的同时，夺取他人的生意和銷路。这是完全由于，今日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制度，因而非战胜同行的竞爭自己就不能存在。如果把广告簡单地看作宣传的手段，那就大錯特錯了，因为他們有必要通过宣传夺取他人的顾客，以便在竞爭中取得胜利。

事实胜于雄辯，越是竞爭激烈的商品，它的广告就越多。例如

药品、香烟、啤酒、肥皂、牙膏、化粧品、洋貨等大体上每家的貨色都差不多、誰都能仿造从而竞爭比較激烈的商品，就要靠广告的优劣来决定銷路的好坏。所以，广告的多少就成了表明自由竞爭激烈程度的标志。因此，一听到甲杂貨店今年付出了一千元广告費，于是乙杂貨店就在下年度投下一千五百元广告費来爭夺顾客，然后，甲又再投下二千元。这样，广告費就日益增多。至于做广告的方法也是这样：甲做水墨画的招貼，乙就做彩色的招貼，乙登上十行的广告，甲就登上二十行的广告，这样竞爭再竞爭，以致造成今日这样的盛况。这和各国进行扩充軍备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因为彼此都在拼命地竭尽所有的財力来增加广告費，所以广告費的增长，几乎是无止境的。例如，現在馳名的和平牌肥皂，成本的三分之一就花在广告費上面。至于广告的竞爭給社会带来的利害怎样呢？关于广告的利益，这是尽人皆知的，第一是便利顾主，第二是扩大銷路，从而可以增加生产，发展工商业。但反过来检查一下它的弊害，就会令人不寒而慄。广告的弊害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是破坏自然美。爱美原是人类高尚的品质，天然美景对于培养这种品质尤为重要。特别是近代文明的一种弊害，是使得天下之人都为物质利益而奔走钻营。为了矫正这种弊害，使人感到培养爱美心是越来越迫切需要了。但是，近来商人为了作广告宣传，到处竖起极端粗俗恶劣的油漆招牌，无情地破坏天然的美景。讀者只要走出东京一步，就可以接触到許許多多这类例证。经常欣賞高尙的美术品或者音乐，可以培养高尙品质；反之，经常看到他人或自己动手屠杀鳥兽，就会变成残忍。听到小鳥的啼囀，有的人就想起做詩，有的人就想赶紧拿出猎枪射击。这种广告破坏天然美景，使得几十万人看了就感到討厌，觉得不快，但习慣成自然，到后来就会滿不在乎，由此可見它是多么地损害人民的品

质。村井商店曾经在风光明媚的京都东山竖起了"日出"① 的广告牌，后来因为离宫方面也觉得刺眼，而被拆掉了。商人固然唯利是图，但在东山上也来一个"日出"的广告牌，这不仅仅是粗俗恶劣，而簡直是残忍了！

第二是敗坏道德，有伤风化。如前所述，广告的目的旣然在于战胜同行的竞爭，那么，只是宣传吹嘘，还嫌不够，还要想尽办法来勾引顾客到自己这边。随着竞爭漸趋激烈，其手段方法就顾不得正当与否，即使誘騙、欺蒙，也在所不辞，眞是无所不用其极。試看那些药品的說明书，什么"功效如神"呀，"致謝信堆积如山"呀，好像只要有了它，医生、医院全都不必要了。甚至还有的說明书上附带一些极端淫秽的文章和图画，来引逗青少年的情欲。其敗坏道德，有伤风化，誠非浅鮮。所以，手段方法越高明，弊害也就越严重。但上述两种弊害，只要每个人自己注意，多少还可以防止，至于第三种弊害，使得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的损失。

这就是造成社会財富和劳动力的浪費。社会財富由于广告而被浪費掉的数量十分庞大。据某人調查，美国一年的广告費达到五亿美元，即十亿日元，相当于日本政府总預算的四倍。其中正当的宣传費只有五百万美元，就是說，只要有一千万日元，就足够了，其余完全浪費在为了竞爭而采取的多余的手段上。

日本的广告費，当然沒有达到这个程度，可是同日本的財富比較起来，还是浪費了相当惊人的高額。我还不能做出精确的統計，但約略估計一下，光是东京的各报紙，每月就收广告費七万日元左右，大阪每月三万日元左右，共計每月十万日元。此外，各个地方仅报紙一項的广告費，每月就达十万日元。另外还有杂志广告，招貼广

---

① 想系烟草之类商品的商标，但已无法查考。——譯者

告，传单、乐队、請客等費用，統統加在一起，完全可以断言，日本商业每年要付出广告费三百万日元。而且这个数額还是逐月逐年地以惊人的比率在不断增加。那么，这每年三百万日元的巨款，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以为这是商人从腰包中掏出来的，那就大錯特錯了。不用說他們早已把这笔广告费計算在商品的代价里了。即使是一支香烟，我們也要付出若干广告費。商品的价格确是相应地提高了。这难道不是人民大众多余地付出那么多代价嗎？

現在社会上有很多貧民，如果用三百日元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話，那么，我們不是可以用每年花在广告上的三百万日元，来維持五万貧民的生活嗎？一方面生活困难的貧民在逐年增加，另一方面社会財富的浪費額也这样逐年增加。这不但是社会的損失，而且是人道所不容許的。

除了这种大量財富的浪费以外，还要为广告的竞争耗費大量的聪明才智、技术和劳动。这种能力如果用于生产或者崇高的事业上面，将会給整个社会带来多大的利益呢？这些都是值得政治家們好好研究的問題。

对于如何糾正上述广告所产生弊害的办法，日本好像还沒有人研究过，但在欧洲很早以来就提出种种意見，現在有的国家为了制止广告的盲目氾濫，对它实行課税。例如英国，也为了防止广告損害天然美景，有人主张除非得到工商局的批准，一概不許濫立广告牌。这当然也是一种办法，比較現时完全放任，无疑要好得多。可是，工商局并不是美术专家，請它来区别这里是名胜，不能批准，那里不是名胜，可以批准，这不是有点不对头嗎？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干涉很容易产生流弊，而且只是保护天然美景，还不能糾正全部弊害。至于課税論，如果只是为了增加国庫收入，也許

还可以考虑，但它决不能达到减少广告的目的。如果对广告課税，那么只有相应地抬高物价而已。既然竞爭者多，又必須在竞爭中取胜，而取胜的唯一手段就是广告，那么，无論課征多么重的捐稅，也是不可能把它制止的。果眞把广告停止了，就会造成企业的破产。所以，課稅的結果必然是物价上涨。如果說眞正解决广告問题就是全部消除弊害，那么，課稅是姑息的办法，工商局的批准也是姑息的办法。这除了使那些商人感到沒有作广告的必要以外，别无办法。而为了取消这种必要，只有废除自由竞爭的经济制度。如前所述，广告完全是自由竞爭的产物，越是竞爭激烈的商品，广告就愈多。試看邮政、电报等，因为沒有竞爭，所以沒有付出广告費的必要，因而它們的費用也低廉。假如把邮政、电报等由私营公司经营，并进行自由竞爭，他們就一定要大作广告，宣传本公司邮送如何便利，电文如何准确，投递如何迅速，千方百計地設法推銷自己公司的邮票，其結果，就要把广告費計算在內，而使今天每封信所貼的三分邮票涨到四分五分。只是因为它們是社会公有，沒有竞爭，所以除了正当的通告以外，不做广告。铁路也好，輪船也好，如果沒有竞爭，就用不着作虛夸的广告。此外，香烟、肥皂、药品，也都是一个道理。

这样，广告的原因是竞爭，而竞爭的原因就是資本和土地的私有。因为每人都想利用其私有的資本和土地赚錢，所以产生了广告。如果使土地和資本归社会公有，一切生产事业都由社会公营，即实行社会主义，那么，自由竞爭所产生的弊害就将全部消除，从而商品价格变为低廉，数量增多，不但人民的生活富裕起来，劳动时間縮短，大家都得过舒服日子，就連現在为广告竞爭煞費苦心的商人、資本家們，也将能放下包袱而感到轻松了。这是根本解决問题的办法。

（出处不詳）

社会主义与妇女

从前，男人总认为妇女性情乖僻，叹息女子难养，謾罵妇女不能成佛，以不把妇女放在眼里为大丈夫而自豪。与此相比，近来关于妇女的研究、議論日益增多，甚至出現了称为妇女問題专家的作家，这似乎是一个可喜的現象；但如果仔細检查一下他們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就令人感到很多地方不能符合我們的要求。

我們看到了許多作家和著作，有的深入細致地分析妇女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的收集挖掘妇女日常生活的秘密，把它揭露出来，使讀者有如亲临目睹；有的攻击妇女的缺点和罪状，几至体无完肤；又有的同情妇女命运的不幸和遭遇的悲慘，一字一泪。然而是否可以說，他們已经解决了今日的所謂妇女問題呢？

請看，他們給我們讲的无非是，男子怎样才能得到妇女的爱情；男子怎样玩弄妇女；現今的妇女是多么不值得尊敬；現今的女学生是多么可惡；雇用女工的工厂主怎样残暴和肆意虐待她們；等等。换言之，他們所告訴我們的，就是妇女可以玩弄，女学生可憎，女工可怜，如此而已。这比叹息女子难养的时代，究竟前进了几步呢？对于二十世紀的妇女問題，究竟能够解决多少呢？

今天，許多妇女确是作了男子的玩物，确是作了男子的寄生虫。可是，妇女是否将永远这样呢？是否必然要永远这样呢？不，自古以来，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妇女参加社会組织担任比較重要任务的社会，是比較文明的社会这一点，也是无可爭辯的事实。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总是要求妇女的地位逐步提高。可是，今日的妇女問題专家們的目的和方法，果能符合这种要求嗎？

請想一想，妇女所以甘受男子玩弄，是因为她們沒有取得独

立。妇女所以成为男子的寄生虫，受到各种骯髒的誘惑，或淪落到悲慘的境地，也是由于未能得到独立，是因为她們在知识上、经济上未能得到独立。这原因何在呢？是先天的呢，还是后天的呢？不，这是由于社会制度本身虐待她們，凌辱她們，把人变成工具，把万物之灵变成了劣等动物。

历来的社会制度不让妇女受教育，不让妇女有財产，不許妇女独立，宣告妇女如果不願做男子的玩物，不願做奴隶和寄生虫，就不准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怪妇女性情乖僻嗎？还能怪妇女脆弱嗎？能怪許多妇女不能克服各种誘惑，以致做出败坏道德的事，淪落到悲慘的境地嗎？請再看看，今日的社会为什么这样残暴地虐待妇女、凌辱妇女呢？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因为今日的社会不是互助合作的社会，而是自由竞爭的社会；不是相亲相爱的社会，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所以人們常說，你不杀我，我就要杀你。不錯，人不能不生存，为了生存就不能不竞爭，竞爭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消灭别人，掠夺别人。国与国之間如此，人与人之間如此，男人与男人之間如此，女人与女人之間也是如此。怎能怪男人把女人当作工具、当作奴隶呢？如同士兵为国家牺牲，工人为資本家牺牲那样，女学生、女工、妓女，甚至妻女，都不能不为男子各种竞爭的利益而牺牲，这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的。

所以，二十世紀的妇女問題，确是重大的社会問題。而为了解决这个問題，首先需要把妇女从奴隶地位解放出来，使其成为平等的人，使其在知识上和经济上得到独立。为了做到这一步，必須把現今社会的自由竞爭的組织，变成互助合作的組织，变成不牺牲别人而能各自独立的組织。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

有人看到我們提倡社会主义，就說：难道你們是主张共产，主张共妻嗎？唉，这是什么話！这完全是把妇女看作商品的旧思想。

社会主义的理想既不主张共妻，也不主张妇女为其丈夫所占有。人是平等的，妇女也是平等的人，不能成为他人的占有物。只有她自己才是她的所有者。妇女也只有参加全社会的知识、财产的平等分配，才能取得个性的独立。只有这样，妇女問題才能眞正得到解决，不像小說或报刊的出版那样只要銷路問題解决了，全部問題就解决了。

（《万朝报》，1902年10月10日）

立言者，未必即成千古之业，吾取其有千古之心。

好客者，未必即尽四海之交，吾取其有四海之願。

题　解

平野义太郎

一

夏目漱石在他的小說《从那以后》里描写了日本的特务政治：派警視厅的特务整天到处追踪着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并且用他那独特的笔鋒，把这种政治諷刺为“現代滑稽的标本”。司法当局并未掌握任何“大逆不道”的事实证据，而审判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竟然对幸德秋水等人判处了絞刑。当时住在粕谷村的德富芦花①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預言道：“皇室的寿命将縮短”，“革命終将到来”。石川啄木②也由于这次“大逆事件”的影响，思想有了轉变，写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謀事件及其附带現象》一文。秋水的思想就这样地震动了天皇制下的整个日本。

从那时起，日本統治阶級从所有的学校和图书館里沒收了幸德传次郎(号秋水，1871年〔明治4年〕——1911年〔明治44年〕)的全部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事实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为止，就連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也一直忌諱用“社会医学”作为讲座的名称。因为凡是带有“社会”二字的东西，都一律被看作和“社会主义”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如此，秋水在獄中完成的《基督抹杀論》一书在他被处死后还是得到正式批准而出版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这本书反而未能重版（出版《选集》时，也因顾虑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检查，而把它抽掉了）；他的另一篇名著《二十世紀的怪物——帝国主义》，直到最近才被列入《岩波文庫》里出版。这难道說，四十年前死去的秋水，今天仍然在使統治者发抖嗎？看来，“死諸葛惊走生仲达”这句古語，也适用于秋水的場合。

总之，残暴的国家权力和眼睛看不見的压力，把秋水的著作长时期埋沒了。他在被宣告死刑(1911年1月18日)到登上絞架（同年1月24日）的仅仅

①② 德富芦花(1868—1927)、石川啄木(1885—1912)都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譯者

四天里，在暗淡的灯光下揮动着因为严寒而冻結的笔写成的那篇鸿論《論暴力革命》——《獄中手記》，死后也沒有交給遺属，经过四十年，到这次大战結束为止，一直被封存在衙門里。这就证明了，所謂“大逆事件”徹头徹尾是統治阶級的捏造，这件事使他們感到多么的理亏胆怯啊！（神崎清編《獄中手記》，《大逆事件記录》第1卷。）

二

《社会主义神髓》、《帝国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三部著作，反映了明治时代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幸德秋水最活跃时期的思想內容。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在明治36年（1903年）7月出版，到同年11月已出到第六版，明治38年（1905年）又出第七版，流传极广，后来成为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又出了四种版本。其中，《社会主义的主张》（第四章）和《社会主义的貢献》（第五章）这两章，可以說沒有任何别的日本人能够这样系統地写出来，所以特别受到日本青年的爱讀。

这些著作，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者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述社会主义的文献，在其中引用了美国伊利教授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参考了《共产党宣言》、《資本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经典著作及其他有关社会主义論著。通过它們，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的先驅者、特别是以秋水为中心的比較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內容和思想水平、他們所受到的国际思想影响。

本书又在明治40年（1907年）3月，由中国人創生翻譯成中文。（中文版《社会主义神髓》，东京奎文館书局出版。）

《社会主义神髓》的初版，是由《万朝报》社出版，后来东京堂也参加这一工作，其第七版是由分社出版。

秋水发表这部著作不久，就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反对日俄战争的斗争。他所起草的《日本社会党致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言》（《致俄国社会党书》），曾刊登在普列汉諾夫主編的《火花报》上，《火花报》的复信也登載在《平民新聞》（明治37年即1904年3月13日第18号）上。这样，就在統治阶級所发动的日俄战争的高潮中，两国人民为争取和平而携起手来，并且締結了日俄两国社会党的反战同盟。（詳情参看平野：《国际和平与幸德秋水》，《世界的社会科学》第1号，白日书院，昭和23年即1948年。）

《社会主义神髓》出版的翌年，就在日俄战爭的最高潮中，由于秋水和堺枯川(即堺利彥)两人的苦心合作，完成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日譯本(明治37年即1904年)。这个譯本出版后即成为定本，曾在很长期間內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秋水在《神髓》中也指出，自从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詳細論述了阶級斗爭的由来及其发展趋势，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結以来，社会主义已儼然成为一門科学理論”(第六章《社会党的运动》)。《平民新聞》因为刊登《共产党宣言》而被提起公訴，各国社会党曾对此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議。(1905年1月15日。)

現在，bourgeoisie (資产阶級)、proletariat (无产阶級) 这两个名詞已经完全成为日本語了；而当时秋水为了翻譯这两个名詞，却費了很多心血。

“社会党常用的bourgeoisie这个名詞，以往有人譯为中等市民，有人譯为資本家、富豪或者绅商，都不能完全表达社会主义者所謂 bourgeoisie 的涵义。我在几年前和堺枯川合譯《共产党宣言》时，两人研究了好久，最后才同意把它譯为“绅士閥”。当然，这里所謂绅士，并不是指品格高尚的gentleman，而只是日本語里的所謂绅士即老爷的意思。我想，它可以表达与劳动者相对立的中等以上的阶級。”(秋水：《翻譯的苦心》。)

《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中譯本，是从幸德秋水的日譯本轉譯的，bourgeoisie 一詞也譯作“绅士閥”，这是与中国特有的“绅士”一詞相符合的。(平野：《共产党宣言日譯本的嚆矢》，《社会評論》杂志，昭和23年即1948年2、3月号。)

三

明治时代日本有关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文献《社会主义神髓》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緖言》指出，“殖产革命”(产业革命) 的結果，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近代文明的华美和光輝灿烂”呈現了“壮观”；但另一方面，內部矛盾也随之加剧，“人类的痛苦和飢寒，日深月甚”，人民大众的貧困，中小企业的破产，社会矛盾的扩大，造成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局面；然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伟大的产业革命的成果果眞不能符合于人道、正义与眞理嗎？”“这怎能叫做眞理，怎能叫做正义，怎能叫做人道呢？”“唉，唉，到底誰能解答这个謎語呢？”

第二章探究“貧困的原因”，他說：“近来財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于一部分人手里，貧富越来越悬殊”的原因，在于一切生产机关（即生产資料）——資本和土地为資本家、地主所壟断。“是因为他們（劳动者）沒有任何生产資料，換言之，即沒有資本，沒有土地”，“治疗的办法”“只有把一切生产資料从地主、資本家手中剝夺过来，移交給社会人民公有”——这就是“‘近代社会主义’又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

第三章《产业制度的发展》，从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公式①出发，对人类历史作了概括說明：各个时代的经济，由于生产和交換方式的变化而分成不同阶段，并且合乎規律地由原始共产社会而奴隶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資本主义社会地向前发展。

接着，他对資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資产阶級与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資本的“集中”，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以及工业預备兵（产业預备軍）的产生。在这里，他把value一詞譯成“价格”，固然不够正确，但是指出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創造“价格”（应該是“价値”），簡单地而又正确地說明了“剩余价値”。接着指出，由于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影响，使資本积累和企业集中，发展为“同业者大联合”和“托拉斯”的形式，而在“世界各国的产业几乎全部为托拉斯所壟断”的壟断資本主义阶段，社会的生产与資本家的占有之間的矛盾，就达到了頂点。

这一章的結論是：“社会的生产組织的发展，終于……达到不能容許少数資产阶級存在的地步。換言之，即矛盾冲突已经达到了它的頂点。这种情况表明了資本家个人占有制无力支配生产力；同时，生产力本身也以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将彻底消灭今日社会制度的矛盾……这难道不是正导向一大轉变嗎？难道不是已经面临一大破裂的危机嗎？”

第四章《社会主义的主张》，指出了社会主义有四个基本原則。

第一个基本原則是“物质生产資料即土地和資本归公有”。他說：

“近代社会主义主张土地資本归社会全体人民公有，主张全体人民均霑由此产生的利益，并且还主张废除向来具有经济意义的地租和利息。”

“資本集中合并的結果就必然使各种企业尽变成壟断企业。……現在的問題是，让这些壟断企业仍然归少数阶級私有呢，还是把它們收归社会公有

① 参看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I—V頁。

而加以統一呢？二者必居其一。”

国家資本主义就是这种資本主义轉化的过渡阶段，但秋水还未能提出这一点。（列宁在1915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第九章和1917年写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序言中，才明确了这一点。）

第二个基本原則是“生产的公营”。他說：

“社会主义不但要对生产資料实行公有，还要公选代表进行经营，而这种经营一定要对整个社会負責。”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沒有失业者，同时，这还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須参加劳动 因为在共同生产的情况下，沒有利息，沒有地租，沒有游手好閑而能剝削別人劳动果实的手段。”

第三个基本原則是“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

“除了首先把收入的一部分充作生产資料的保养、扩充、改进以及后备之用外，其余部分应該全部分配給社会全体成員，供其消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不但享有对疾病、灾祸、衰老的保险，而且享有受教育、娛乐及其他一切需要的保险。”

关于公平分配的标准，他不同意分配物的数量和质量必須完全一样的巴貝夫的主张，也不同意按照技能貢献的高低給以不同报酬的圣西門的主张，而是采取了按需分配的路易·勃朗的主张。但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問題，沒有加以說明，这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基本原則是：“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个人私有”，供“每个人消費”。他說：

“社会生产的目的虽然完全是为了滿足我們的需要”，但不必要都归私有，“如学校、公园、……图书館、博物館等，都是作为公有財产……让人們自由使用。”“将来经济組织更加統一，社会道德更加提高以后，就将共同使用社会收入。”

在这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人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劳动，社会为每人生产必要的衣食。有分配而无商业。有計划而无投机。有协作而无爭斗。哪里会有生产过剩呢？哪里会有危机的袭击呢？人类决不受財富支配，而能充分支配財富。”

第五章《社会主义的貢献》的結論：“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这句話，眞可以說是本书最出色的名

言。他又說：

"从一方面說，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就是人民自治。""社会主义不依靠国家的保护和干涉，不仰賴少数阶級的慈善施舍。这种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因为这是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的、人民自己的、由人民掌握的政治，所以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是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

"社会主义不但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而且坚决反对軍备和战爭。軍备和战爭是今日'国家'用来保卫資本主义制度的'銅墻铁壁'，多数人类为此遭受了重大的牺牲。……战爭一旦爆发，就要耗費多少亿国帑，牺牲千万人命，国家社会的瘡痍永远不得平复，只'贏得'少数軍人的功名和投机商人的利益而已。人类的灾难祸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甚的嗎？

"如果世界各国沒有地主和資本家阶級，沒有貿易市場的竞爭，物产丰富，分配公平，人人各自安居乐业，还要为誰扩充軍备，为誰发动战爭呢？这些悲慘的灾难祸害，将为之一扫而空，天下一家的理想也将得以实現。"

四

讀者应該特别重視的是，附录中《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与公民立法》、《社会主义与妇女》几篇文章。

第一，他在这里已经引用了恩格斯所說的作为統治阶級权力机关的国家的消亡。

第二，他在《社会主义与妇女》一文中，反对从来的社会制度把妇女作为男子的玩物，主张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妇女，使之具有独立的人格。

第三，如果要为占人民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貫徹民主，那么，仅仅实行議会代議制，还是难以达到目的。所以秋水从很早以前就主张实行公民投票(referendum)和修改宪法的公民創制权(initiative)。当时，即使在美国也很少采用这种市民的民主主义最高形式，第一次規定人民对于官吏有罢免权的是1908年俄勒岡州通过的一項法律。

然而，秋水主张实行"公民投票"和"公民創制权"，是在1903年。而且这就是为了摧毁日本的专制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民主主义各国的宪法，不是实行間接的民主，而是实行直接的民主，所以这种公民投票和公民

創制权被广泛地采用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一条以下条款）。这和日本一部分人高唱复古的濫調，甚至主张废除宪法中仅有的关于修改宪法、审查最高裁判所法官审判（日本宪法第九十六条、第七十九条）的公民投票的情况，正好相反。現在的这些日本人对于四十年前的秋水，能不为自己的反动行为而感到慚愧嗎？

五

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从社会科学已经进步的观点来指摘本书的缺点，并不困难。本书第一至第三章关于经济的理論以及对社会经济史的理解，非常肤浅，这是因为当时日本資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社会科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秋水因为沒有掌握辯证唯物主义，以致把唯物史观曲解为进化論；因为不了解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阶級斗爭的意义，以致具有社会主义自然成长論的傾向，从而对无产阶級的历史任务缺乏认识。（盐田庄兵卫：《幸德秋水选集》第2卷解說。）

但秋水在那时已经明确地把握了社会变革的必然規律（本书第七章《結論》），討論了经济发展的諸規律，开始正确地分析資本主义社会，指出了資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崩潰（《帝国主义的衰运》，《选集》第2卷，第24頁以下）。他这明敏而銳利的預見，是来自他作为革命家所具有的直觉的敏銳性。

今天在暴风雨般地发展着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問題》（1952年）一书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理論的闡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規律的性质，商品生产，价值規律，还有秋水所不可能探討的消灭"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間的对立"等問題，正在得到解決。在这个时候，我們日本为了整理以往的理論，也有必要再次重溫为日本奠定了社会主义理論基础的《社会主义神髓》这本书。

到現在为止已经出版的秋水的著作有：平野义太郎編《幸德秋水选集三卷》（世界評論社，昭和25年即1950年），第一卷包括《兆民先生》等篇，第二卷包括《社会主义神髓》、《长广舌》、《共产党宣言》，第三卷包括《平民主义》；龙吟社版《秋水三名著》（昭和22年即1947年），除了《神

髓》以外，还包括《神愁鬼哭》。传記方面有：絲屋寿雄的《幸德秋水传》(三一书房，1950年)；社会经济劳动研究所編《幸德秋水評传》(伊藤书店，1947年)；师岡千代子著《关于我的丈夫幸德秋水的回忆》(东洋堂，昭和21年即1946年)。关于"大逆事件"的著作有：渡边順三著《幸德事件的全貌》(社会书房，1947年)；宫武外骨編《大逆事件顛末》(龙吟社，昭和21年即1946年)；神崎清編《獄中手記》(《大逆事件記录》第1卷，实业之日本社，昭和25年即1950年)。

(1952年12月7日)